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六

令長部六

強毅

臯陶之述九德其一曰強而毅仲尼曰剛毅本訥近仁又曰士
不可以不毅若夫宰百里之邑為千室之長非無志除豪橫不
畏強禦亦何以庇民而兵化哉戰國而下居是職者乃有力祛
蠹政深抑權幸敢犯貴勢窮討姦軌專任威克資以武漸用而
保安罷弱澄清邑里巨猾收斂而和懼下吏震慄而不欺盜徒
於鄰邦聲震於別部苛慝屏去政化以成自非器識邁倫勁直
成性見義而有勇遭事而不惑者亦疇能及於是乎
魏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曰所疾苦長老曰苦

為何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何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祝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為何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飲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行浮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姑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固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老父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二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曰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媼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媼投之河中

中有頃曰巫媼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媼弟子是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中豹簪筆整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譙怒豹顧曰巫媼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豹曰諾且留待之頃吏湏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皆罷去歸矣鄴吏民

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

漢義縱武帝時任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

太后外孫脩成子中脩成者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也帝以為能

胡建昭帝時為渭城令帝幼皇后父上官安與帝姊蓋主私夫

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人之客藏

公公主廬吏不敢捕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

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奔走赴之而射也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

令游繳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言游繳奉公無它坐也蓋主怒使人上書

告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甲舍即甲第公主之宅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

窮審言為游繳避罪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

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

何並字子廉哀帝時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初邛成大右外家王

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

陵上家因雷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

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殺鄉婢壻埋冢舍並具知

之已非已事又見其新光故不發舉欲無令雷界中而已即具

馬吏奉謁侍送林卿素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為變儲兵以待之

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守門拔刀刺其建鼓諸官皆呼為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以召集諸令為開閉之時並自從吏兵追

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

從重騎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給其收縛冠奴奴曰我

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

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

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

耶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刺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
殺人埋冢舍使奴刺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庶衆謹謹
以為實死謹詳衆議也成帝太后以叩成大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
為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大守

尹公為茂陵守令源涉為侍郎免官欲上冢不欲會賓客蜜獨
與故人期會涉單車馳上茂陵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
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勢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尹公新
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衆厲俗遣兩吏督
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為會所涉
與期上冢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
曰原臣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罰貫耳詣廷門謝畢於君

戚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故謝復服遣去

巨先涉字也令涉如故者衣服也

後漢趙憙建武中為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相豪猾并兼
為大所患憙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狀李
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能聽

董宣建武中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
不能得及主出行而已奴驂乘宣於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
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於元
武帝大怒召宣欲笞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
言宣曰陛下駐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
須笞請得自殺即以頭繫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
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

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

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勅令詣大守賜食宣

抗上太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遺力賜宣錢叁拾萬宣悉以班

諸吏由是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号为卧虎歌之曰抱鼓不

鳴董少平少平宣子也

馮勤建武中為虞令為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邾令後光武西

征隗囂潁川賊起攻圍縣令鮪力戰弩矢盡城陷鮪遁去帝聞

叛馳赴潁川鮪詣行在所帝案行闕戰處知力戰乃嘉之曰此

健令也

虞延建武末為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

考之陰氏姦諸獲一書輒加蠶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帝譖延

多所寃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

東無理者居西城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

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戰郎

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

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杜安為宛令先是宛有報讐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

豪強有告其処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懼

有司彈繩遂自免

祝良為洛陽令案大尉龐參夫人殺其侍婢有司以良不先聞

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

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其刑

吳樹為宛令之官辭梁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對曰
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
善以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
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對到縣遂誅冀客為人害
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

劉陶為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氣力勇猛能以
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賊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

過姓也過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効使各結所厚少年

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

黃昌為宛令改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
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收其家一時殺戮

大姓戰懼皆稱神明

張升守外黃令吏有受財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

趨趨急也明威戮乎昔仲尼誓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

能威震強國及其侵地君子仕不為己職思其憂豈以久而異

其度哉

周紆永中平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肯使

牧黎民而性讐猾吏至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

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收考姦賊無出獄者後徵拜洛陽

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

貴戚若馬實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吏民望風言爭以

激切為事貴戚跼踖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宮中歸

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廷遞止篤蒼頭與爭廷遂拔劍擬篤而肆
言恣口罵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劍戟
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後竇氏貴盛篤兄弟秉權時毗
宿怨無不僵仆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以
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且心時爲紆謀中亦無外言
繆彤辟公府舉尤異遷中年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誅諸姦
吏及託名貴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

王渙永元末為洛陽令以譎數發擿姦伏京師稱歎
任峻勃海人為劇令自王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
稱職永和中以峻補之峻推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
得旋踵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過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

王脩初平中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
劫者輒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
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
強懾服後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強自為營塹不肯應調
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
其餘由是寇少止

魏司馬芝為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部劉節舊族豪
賓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為兵
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為畱負芝不聽
與節書曰君為大宗加股肱部而賓客每不與役既衆庶怨望
或派聲上聞令條同等為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

等因令督郵以軍兵詭責縣掾吏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
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青州号芝
以郡主簿為兵

趙儼為郎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
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

楊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撻折
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為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
治迹坐与督軍爭鬪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
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
徒中起為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尽心力
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顧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八

絹百匹既欲以厲之且以報乾槩也初沛為典平長人多飢窮
沛近乾槩壹豆積千餘斛太祖軍過無糧沛乃進乾槩太祖甚
喜故言及之沛辭去未到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勲等畏沛各遣
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勅沛為令數年以公能轉為護羌都
尉沐並為成臯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來索橐穀是
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辨之間肇人從之並之閣下嗚呼罵吏並
怒因躡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
有詔肇為收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
收欲殺之肇髡決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

滿寵字伯寧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為都督郵貪穢受取十亂吏
改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

官歸後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龐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太祖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當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

吳黃蓋從孫策及權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孫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持難檢御蓋乃置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吏為稱令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為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誅掾吏賜酒出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

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強扶弱山越懷附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少為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

陵操為永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斂手

晉張輔為藍田令不為豪強所屈時強弩將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童僕放縱為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大尉陳準家童暴橫輔復擊殺之

山遐字彥林為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狹藏戶口以為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口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強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戕乞留百日窮翦通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

前秦王猛為始平令縣多枋頭

枋頭地名

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

充折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符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莅任未而殺戮無類何其誥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翦

除兇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執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產之嚮也於是赦之

宋虞玩之為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錄治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

劉亮為武康令時境內多盜鑄錢亮掩討無不禽者所殺以千數南齊丘仲孚為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交詆屬縣仲孚獨以節操持不為之屈

孔琇之為吳興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盜穀一束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不為縣中皆震肅

梁張稷為剡縣令時賊唐瑤作亂稷率勵縣人保全縣境

江革歷秣陵逮康令為治明肅豪強憚之

王擢為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儼有寵二宮勢傾人主婦弟犯法儼為之請擢投書於地更鞭四十儼怒譖之明日而見代

沈瑀為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所通其有去者悉立之皆下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遙相庇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為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跣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邪悉使著芒屨鹿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撻瑀微時嘗自至此鬻瓦器為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然瑀廉潔自守故得遂行

陳肅弘為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及宦官李善慶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弘一皆不許弘始族子密時為黃門郎諫弘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少為身計弘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耳吳璉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

褚玠為山陰令縣民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玠乃鎖次的等具以狀啓臺宣帝手勅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民八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為宣帝所寵縣民陳信家富於財諂事義達信文顯文侍勢橫暴玠乃

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民服慄莫敢犯者

後魏元志為洛陽令不避強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具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車蓋駐輪道鈿鼓安有洛陽縣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楊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邪蠻由此兇竟不可下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肯與人同耶蠻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鷲則鳳所棲其在本枝故也

宋翻字飛鳥為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為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單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柳時人号曰弥尾青及翻為縣主吏請焚之翻曰且置

南牆下以待豪家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善命取青尾以鎮之既免入訴於宣武大怒勅河南尹推治其罪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云造者非臣買名者亦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兇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

高綽字僧裕為洛陽令為政強直不避豪石京邑憚之楊機字顯畧行河陽縣事當官政色不避權勢後為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希有干犯

鄧淵字彥海為蒲吾令誅剪姦猾盜賊肅清

陽固字敬安為洛陽令在縣甚有威風

高崇字積善為洛陽令為政清斷吏民畏其威風每有發擿不

避強禦縣內肅然

北齊路去病為定州饒陽令去病時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為吏民歎服擢為成安令輦轂之下舊号難治重以政亂時難網維不立功臣內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谷勢要之徒雖厮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至嫌恨自遷鄴以還鄴與臨漳成安三縣令治術去病獨為稱首

後周樂運建德中為萬年縣丞抑挫豪右号稱號直高祖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

隋魏得深大業中為館陶尉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寔屏處於室未嘗輒出門昔日逃竄之徒來歸如市

唐劉仁軌為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有高班豪縱無理歷政莫能禁止仁軌持加誠諭期不可再犯寧又暴橫尤甚竟杖笞之州司以聞太祖怒曰是何縣尉輒殺吾折衝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擢授櫟陽丞

李朝隱景雲初為長安令朝隱政刑畢舉權豪懼憚有內寺伯非禮千忤朝隱叱繫于獄睿宗嘉之加朝隱太中大夫

馬燧寶應中為趙城尉是時迴紇大軍還國恃復東都之功倨強盜睢所過虜掠廩餼不如意輒賊然之澤潞節度李抱玉難其供辨賓介皆憚不敢行燧自贊請主郵驛比迴紇至則先厚賂其渠帥與明要約迴紇乃授燧旗幟為識有犯令者燧戮之

燧又取死囚給左右廝役小違令殺之廼統相顧色動涉其境無敢暴畧掠抱王奇之

竇祭代宗朝為奉先尉縣人曹芬隸北軍素兇暴與弟毆其女弟芬父救之不得遂投井中死祭捕理芬兄弟當死衆官皆請俟免喪祭曰子因父生父由子死若以喪延罪是煞父不坐也皆正其罪而杖煞一縣畏伏

晉顏行兗州曲阜人仕梁為青州北海主簿自卑官不畏強禦縣民有豪暴者必嚴刑制之由知名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七百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七

令長部七

酷暴 黜責 貪黷

酷暴

逸德北於烈火苛政甚於猛虎雖百里之非廣乃編氓之攸賴則有性既嚴酷貌復凶狠唯申韓之是法於禮刑而失中報官以威歛怨於下峻罰是長殘投無罪或憑勢而成濫亦繫強而過正乃至榜楚不絕網并交設重足斯畏謠言載興寧失不輕斯可鑿矣

漢義縱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敢行暴害之政少溫籍言無所舍容也溫於問

切籍才
夜切

嚴延年為平陵令坐殺不辜不去官

尹賞為頻陽令坐殘賊免

後漢楊球為高唐令性嚴勵好申韓之學以嚴苛過理郡守攸

舉收擊舉會赦見原

周紆為洛陽令章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慘

也數為有司所奏遂免官

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不

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理著寺內

魏滿寵漢末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

收治之洪書報寵不聽洪白太祖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召

速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攸付縣獄尚

書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

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諸當殺者

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

惜之太祖即日赦出彪初或融問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良

善龍裴松之以為揚公積德之門身為名士縱有愆負猶宜佑

免淫刑所監而可加其楚掠乎若理應考訊間孔二賢豈

有其安相請屬或寵以此為能酷吏之用心日齊江介為吳令

其父謚為長沙內史謚政治苛刻介治亦深切民間榜死人髑

骸為謚首介棄官而去

梁沈禹為餘姚令富吏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禹怒曰女等下縣

吏何自擬貴人邪悉使著芒屨鹿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

榜捶

陳庚為臨安令坐杖殺縣民免

唐權懷恩高宗咸亨中為萬年令不避強禦時有洛陽令楊德幹亦以威嚴為人吏所畏時人語曰寧喫三斗塵不逢權懷恩寧喫三斗炭不逢楊德幹

楊德幹為洛陽令杖殺人吏以立威名洛州長賈敦實曰改在養人義須存撫傷生過多雖能亦不足貴也常柳止德幹德幹亦為稍減

楊迴為盈川令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榜殺之

王鈞玄宗開元中為洛陽尉與河南尹丞嚴安皆之性毒害答罰人畏其不死決杖訖不放起須其腫憤徐乃重杖之懊流血地苦楚鈞與安之始眉目喜暢故人吏懾懼

毛若虛天寶中為蜀川尉若虛眉毛覆於眼性殘忍使司以推勾見任

侯遵德宗貞元中為富平令縣人李載為配納元陵園糞兩車愆期或譖毀載於遵者因寄怒以痛繩之載所負之直不過數千而罰之三百貫文枷禁拽辱馬載妹壻昭德皇后弟王杲奏之帝命御史臺鞠之遵具疑款伏宰臣董晉竇參進曰李載不納差科未為巨蠹侯遵峻其懲罰頗越常倫况是國親去就有禮毀損過甚理當罪責望貶澧州司戶參軍帝不欲以減屬之故而罪吏止停其官

黜責

令長字民之重任也黜陟馭下之大典也列國以大夫守邑漢

氏以郎官出宰自茲已降名教寢優宜乎撫惠黎蒸宣暢德澤
若此性異明達行非貞絜猗遠不斷苛刻無恩訟起獄豐土荒
民散或沉湎棄職聚歛是圖儲峙闕供裁處非允瘡瘡既積怨
讟並具廢百里之威煩三尺之法為人臣者可不慎歟其有因
虐吏之奏劾由要臣之誣毀以陷於非罪者亦類次于篇
云

阿大夫

史不書姓名

齊威王即位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

日聞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人貧苦是子以厚弊事吾左右
以求譽也乃烹阿大夫

漢任安為三百石長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免

尹賞為頻陽令坐殘賊免

朱雲為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

後漢鄭興為蓮勺令

蓮音輦蓮勺音酌故
城在令下邳縣

是時喪亂之餘郡縣

殘荒興築城郭脩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

尹敏為長陵令明帝永平五年詔書捕畏男子周慮二素有名

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嘆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

也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遂隱不出

周紆為洛陽令苛慘失中數為有司所奏遂免官

陽球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

收繫舉

會赦見原曹褒

為圉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徒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捕
得之陳番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勅吏曰夫絕人命
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

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嚴奏褒獎弱免官歸郡

蜀蔣琬字公琰為廣郡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郡琬眾事不理時又耽酒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器非百里之才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免官而已

宋沈文秀字仲達為建康令坐為尋陽王鞭殺私奴免杖一百尋復官

南齊沈攢之為丹徒令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鑿繫上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武帝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復以獲罪帝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帝曰要人為誰攢之以手扳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攢之雖危言帝亦不責

梁庾仲容歷康錢唐武唐令治縣並無續多被劾

唐裴行儉為長安令高宗顯慶中坐褚遂良事左遷西州督都府長史

王同慶為汾州平遙縣令玄宗開元十一年坐貶虔州贛縣尉勅曰朕問俗觀人務存節儉先有處分不許煩勞王同慶違法擾人借歛無紀望鄉科被率戶出鞋屏風花盤計盈數百徵求既廣般運又勞以此字人豈我良宰宜書刑典以誠且察

李泳為鄧州南陽縣人開元二十四年坐擅興賦役貶康州都

城縣尉

薛近為長安令縣尉徐鋼為萬年尉代宗大曆五年四月貶近連州連山縣尉鋼邵州固武岡縣尉並員外署是月久雨京城飢代宗令出米五萬石減價分糶貧人近等踰法徇私是以懲也

劉滂為渭南縣令大曆十二年京畿水旱京逃尹黎幹奏損田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執奏幹不實乃命巡覆時滂曲附度支且干善名以縣界井並無損白于府及戶部分巡御史趙計不款忤度支奏報協滂代宗覽奏以為水旱成均不宜渭南獨免由命侍御史朱敖再復敖復命渭南損田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大怒滂因渭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且稱損損而不問豈有恤隱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謂稱職下有司訊覆滂及起計並伏罪乃貶滂為萬州南浦驛縣員外尉討為澧州員外司戶參軍

苟曾為三原縣令德宗貞元二年四月以無政理改授司議郎李侗為虔化縣令憲宗元和九年七月勅侗嘗下以慘訊罪為律至使饋餉皆絕瘦死非辜因其壅隔更令殘毀遠人及此良用憮然俾投禦魅之鄉以戒字泯之長可守雷州海康縣尉

劉行餘為馮翊縣尉敬宗寶曆元年十月坐擅決軍貶道州延昌尉

姚中立為萬年縣令孟瑄為長安縣令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

兩縣捕罪賊官領其徒受羅立言受使

臣欽若等曰立言為同李訓鄭注事

內萬年縣捕賊官鄭洪懼而詐死令其家人喪服而哭中立陰識之慮其詐聞不能免所累以其狀告之洪威入左紳策軍洪御中之告返言追集所由皆縣令指揮故貶中立為郎州長史瑄為硤州長史尋再貶中立為昭州司戶參軍瑄為梧州司戶參軍朱儔為京兆府美原縣主簿文宗開元三年十二月貶為衡州衡山縣尉初奉先馮翊等縣百姓為牛羊使占其田產儔奉使推鞠盡以百姓田歸牛羊司給事姚合列疏其事遂貶之梁高緝為封丘令太祖開平元年六月以封丘境內虫蝗為災最甚

太祖令近界撲滅下明勅以懸賞罰之戒以緝不恭罰金仍免官

田光裔為穀熟縣令開平四年四月宋州衡王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覽奏不懌曰古來上瑞唯在豐年合穎兩歧皆是虛事乃停光裔官仍追毀歷任官牒以瑞麥故也

後唐劉知章為醴泉令長興元年七月明宗命迴鶻候三徒馬入迴鶻部給程有日沿路乘驛而行醴泉既非衡要素無驛馬長史供億無准伯候三至縣索驛馬館穀所司未辦適遇知章不在縣或謂候三云知章出從禽矣鎮將以馬給之俄而知章至哀祈隱過候三不之顧因奏其狀明宗大怒促命械送至京事幾不測安重誨從容奏覆方得減死配涇州

張紹業為相州臨漳令長興元年縣人劉暉訟紹業贓賄不公

及借便官物勅旨張紹業勒停見任

薛文玉爲武功縣令長興元年九月西京奏武功縣百姓三千餘人持白捧入縣亂擊人吏分劫縣庫稅錢公解什物尋差兵士捉到詰集領武功鎮將跌跌琉等三十二人各招本罪稱縣令以大竿尺檢田所以衆心難抑其跌跌琉准法科斷文玉罰七十直主簿李彥柔罰五十直並勒停

鄭延郎爲衛縣令長興元年九月魏博奏延郎自於獄中推劾盜賊妄平人孫厚延郎自待拷法決孫後致死勅旨付大理詳覆以聞

盧嵩爲獲嘉令長興元五月坐戶民閑延韜不伏責問喧悖令從人曳撲良久致死大理寺斷配流大德勅旨盧嵩容易宰邑造次怒人不如法以行刑遂尋時而致死原情則本非故殺劇律則當處極刑小不忍而難追內自訟而何及法不可墜義亦須明但究彼根由似緣公事雖罪甚重理稍可疑峻行則慮致民驕輕恕則恐滋吏酷永從遠竄特貸餘生聊以慰往者之鬼兼可戒爲官之屬嵩宜配蔚州長流百姓縱逢恩赦不在放歸之限其出身歷任誥勅付所司焚毀餘依律詳斷

王韜王前爲湖陽令愍帝時於端門接宰臣陳考績事不實配流坊州

晉張嗣宗爲襄邑縣令少帝開元二年開封府奏嗣宗先被百姓趙覺直論訟不公法事定罪合徒一年半以官收贖贖銅三十斤府司尋科放訖據新除襄邑令王允升狀申稱張嗣宗不

肯交割縣務稱未考滿者勅旨張嗣宗已招過犯斷處徒刑雖
定徵銅更難居任既聞除替便合稟承乃敢拒違益彰狡惡須
加竄謫俾省僭尤宜配商州

周陳權為清水令太祖廣順三年四月勅追奪前任官牒毀棄
仍長源房州權居許州舞陽縣與隣子曙爭地詐理石為記及
楷改契內文字既伏其罪故有是責

駱延規為開封縣令世宗顯德六年九月除名流沙門昂先是
延規有過停任有司召延規宣勅延規拒命為憲司所損故流
之

貪黷

夫制錦之重象雷之威有社稷焉有民人焉可以專刑辟可以
移風俗一同之地禍福所由百乘之賦豐約斯繫自非守不欺
之誠存慎獨之心則何以奉政經去民瘼其或周思潔已姑務
潤身忘清白之訓資貪墨之欲或凌厲其氣以威下民或便辟
其容以附權右肆豺狼之心盈谿壑之志或人不堪命盜以之
興或法不可逃身由之殞雖惡有巨細事有隱顯然而流毒於
下歛怨於上則一揆焉爾詩云貪人敗類其惡深矣

漢陽湛為高陵令謝游為櫟陽令皆貪猾不遜左馮翊薛宣手
自牒書條其姦賊湛自知罪賊皆應記即時解印授什吏為記
謝宣而去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遺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
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
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殺不可知賈讀證驗明白游得檄亦

解印綬去

後漢居風令姓名不書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之

張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聞司隸校尉李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

晉袁毅陳郡人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後事露檻車送廷尉

李彭為姚萇槐里令以黷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

梁丘仲孚仕齊為山陰令居識甚有聲稱齊末頗有賄賂為有司所舉將見收仲孚竊逃還京師詣闕會赦得不治

唐王鈞為洛陽縣主簿玄宗開元十年三月坐贓伏殺

裴景仙為冀州武強令開元十年八月坐贓逃匿聽集眾殺之勅日有善必賞所以勸能有罪必誅所以懲惡代天理物勤憂百姓求瘼恤人寄之牧宰共理天下實在於此裴景仙幸以緒余素無名檢恣行貪冒不憚典刑聚斂之贓尚五十匹肆其威靈剝我黎元自作何逃仍更亡命此而將捨罪孰可誅雖法有寬科合實投竄而情在難恕用申懲肅宜令集眾決殺仍宣告遐邇

宋廷暉為宣州溧陽令周仁公為涇州良原令裴裔為寧州彭原令開元二十五年正月皆犯贓坐死刑玄宗以陽和在候恃怨之悉杖六十配流於冀州勅曰朕思致時和每矜刑典而貪叨之吏抵犯自多猶冀耻格起在哀矜宣州溧陽令宋廷暉等

各效官榮非無祿利不能砥礪仍黷貨賦使者繩違刑曹定罪
並當極法合正嚴科然而發生在時布澤茲始永言側隱能無
惠恤乃期改過且用輕刑宜並配流即差綱領送雖止殺之義
頗乖於國體而好生之德莫洽於人心教而不誅庶乎不及何
必峻罰然後為善凡今在位宜副此懷

柳昇為長安縣令天寶三年坐贓朝堂杖殺之

竇峯為萬年縣令代宗永泰元年坐贓流虔州百姓稱慶

高愛為鄭州陽武縣令憲宗元和九年七月坐侵蠹百姓貶恩
州陽江縣尉

殷復芳為長水縣令元和九年坐求利擾人貶求州司戶參
軍

韓晤為萬年縣捕賊尉元和十二年以姦贓發京兆尹竇芳直
使法曹掾常正收鞠之得贓三十萬帝意其未盡令復鞠之果
得贓三百萬晤乃除名配流昭州

王仲堪為澶州上蔡縣令穆宗長慶元年八月坐贓錢八百三
十貫勅上蔡父經冠曹方籍緝綏忍加厚歛害此疲俗委本道
觀察使重決杖處死以快黎元之心

龐驥為遂寧縣令長慶四年東川觀察使奏驥犯贓事下大理
寺以法論中書舍人楊嗣復等參酌曰龐驥贓貨之數為錢四
百餘千其間大半是枉法據贓定罪合處極刑雖經恩赦不在
原免伏以近日贓吏皆蒙小有矜寬類例之間慮湏貸死勅長
吏犯贓其數不少縱寬刑典難免鞭笞但以近遇鴻恩人思減

等雖節文不在免限於情理於要哀矜龐驥宜除名溪州其贓付所司准法

孟孚為蘇州嘉興縣令敬宗寶曆元年六月坐贓杖四十除名派康州

劉伉為藍田令寶曆二年三月御史臺推勘在任日將諸色錢隱沒破用凡九十餘萬判曰劉伉所犯贓私其數至廣恣為貪猾固抵刑章若擬本條合當極法以其大父於國有勞特為矜量俾從寬宥宜除名派雷州伉故宰相晏之孫也

李林宗為何南縣令為縣未數月賤費市又縑帛文宗太和七年三月坐贓貶

梁陳知古為華陰縣令太祖開平元年十一月同州劉知俊奏知古因抽選軍丁藏匿富戶以受其賂闔縣訴論今已按驗罪狀帝惡其貪猾委本道以法誅之

王渙為青州壽光令黷貨聚歛強奪下民資糧材木修建私第百姓苦之乃訴於廉使者因鞫劾計贓十餘萬有司以聞帝怒開平二年三月委本郡長史准格處分

尹崇視為青州北海令殘虐於民賄賂彰顯開平二年七月委本道長史斃之

後唐張延輝為許州臨潁令明宗長興元年九月為縣人常知進所訟稱知進父克所由為衙祭不到決杖致死又論延輝取贓賂法司佑貫三十三貫以絹平之得絹二十二匹准法決重杖一百頓處死主簿高延誨罰兩月俸

揚鐫為鼓城令長興四年七月鎮州奏鐫與主簿徐延同情出賣官麥一十二石計錢三十八佑十絹三十四匹二丈其錢入已事下法司大理正張仁瑒刑部郎中康澄斷准律主當監官罪並當絞徐延當掌賣麥縣令監臨據罪並絞關連典吏峇杖徒派有差從之

呂澄為秦州清水縣令長興四年七月觀察使奏澄長興於元年二年三年相以乞歛人戶財物共計一千一百二十九石貼貫計贓三百六十八貫事下法司大理少卿康澄斷准律受所監臨贓罪當贖派三千里呂澄以兩任官當二年徒罪餘二年徒罪徵銅肆拾斤刑部員外郎薛仲又詳覆呂澄贓賂事發因鎮將上論乞取之贓又無文簿鎮將遍下鄉村勘問又無人戶

姓名積數多未嘗正格量其情狀難追刑章勅旨呂澄命為為宰字委以民人不守公廉恣行聚歛贓數甚廣情狀難矜當寘重刑仍行遠竄宜決脊杖二十配流嵐州關連人吏依司處所奏

晉郭綰為絳州翼城縣令少帝開運二年法司奏綰乞門戶人粟八百一十五石五斗計贓絹八十疋准律徒四年以官當注毀四任誥勅派三千里從之

周陸憲為曹州寃句令太祖廣順二年十月坐贓絲五萬兩先是本部民楊文投匭論憲下開封府推鞠憲以本却內於絲伏罪獄成追毀八任官牒

陳守愚為唐州方城令廣順二年二月在任剋番人戶蠶絲一

千五百斤貸之無弓率資金為民所訟愚携牌印自訴於闕守
下御史臺推劾伏杖死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八

宮臣部一

總序

古之有天下者必立儲貳用承統緒並建子弟以平王室莫不
內制宮朝之秩外設國藩之職為之輔佐焉唐虞之前有官次
莫記夏商之際教世子之法大傳在前少傳在後入則有保出
則有師晉荀綽百表云太子太傅唐虞官未詳所得動有司過之史處有徹膳之宰所
以為翼遵乎元良教喻而成德者也周監二代建職制吏地官
司徒之屬有師掌以三德教國子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保氏
亦掌養國子以道教以六藝下大夫六人中士二人夏官司馬
之屬有諸子掌國之倅子掌其戒令下大夫六人中士四人皆

有胥徒府史屬燕羨云周天子斯皆六聯之內左右太子者也

而太傅居三論道之位少傅當三孤貳公之位職在經緯匪專

輔導左虎云成王為孺子時出則周公召公史佚入則太顛周

天南宮造散宜生左右前後賈誼云成王在襁褓之中置

三少皆上大夫曰少保少傅少師與本列國太子亦有師傳

少師之名晉杜元欵為太子建師費無極為太子建少師戰國

亦置師傳秦商鞅黜孝秦立百官之職因官制設太子太傅少

傅增置屬官有太子門大夫庶子各五人洗馬十六人掌前驅

舍人無員又置詹事掌太子家有丞屬官有太子率更家令丞

僕中省衛率厨廐長丞率更長知漏刻中省主周微道儀衛主

門率衛漢氏因之而大裂疆土分王子第宮室百官同制京師

王國有太傅輔王內使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群卿

大夫都官如漢朝國家唯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景帝中

五年改丞相丞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衆官大夫謁

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員時七國之亂押損諸侯王武帝改僕丞曰

僕射并郎中吏皆損其秩為千石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以治民而郎

太守中尉如郡都尉而太子宮復有左右戶將左右戶直郎後

漢省之及省詹事員而太傅專職輔導不令官屬少傅亦同輔

導而悉主諸職員吏十二人以率更令主庶子舍人更直郎中

光祿屬官庶子舍人皆無員庶子如三署郎舍人如三署郎中

一云舍人一十三人家令主倉穀飲食比司農少府屬官增置

太子倉令一人主倉庫太子食官令一人主飲食太子僕主車馬

職如太僕屬官既長一人主車馬門大夫比即將一云員二人

選四府掾屬充

增置中庶子員五人職如侍中洗馬職如謁者選中補中者衛率

如故皇太子封王者並置傅相相有長如群丞餘諸卿如舊制

大夫又無員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賀正及諸使輔國皆持節

舊有尚書尋改治書又更名大夫謁者掌官長員十六人禮樂長主樂人衛

長主衛士醫工長主醫藥永巷長主宮中婢使以官為用治之祠祀長

主祠祀又有郎中無員二漢以來常以詹事少傅主太子家然

有以它官監護娛侍輔導者孝宣欵以中郎主監將護持太子又以王褒劉向張子儵等娛侍太子

子元帝以侍中史丹護太子家光武以侍中陰識守執金吾魏輔導太子順帝立太子居承光宮以侍御史和嵩監護之

國初建太子官屬率擬漢臺之制而別有太子侍講常從虎賁

督保傅丞東宮摘句郎其諸王國別有文學監國謁者典書令

家令都尉長史司馬之職其候國又有家丞武帝選邢顛為平原侯桓家丞陳思

王有監國謁者灌均明帝已後東宮制度廢闕官司不具唯置衛率令典

兵二傅并攝衆事佗皆闕焉蜀有太子太傅家令舍人中庶子

庶子之名後主為太子以諸葛亮為太子太傅譙周為太子家令董允為太子舍人後主立太子璿弋仲為中庶子

李譔為庶子吳有左輔右弼輔正翼正都尉為太子四友亦有太傅

少傅中庶子之官孫權立子登為太子以諸葛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都尉陳表為翼正都尉

是為四友孫和為太子以闕澤為太傅薛綜為少傅及以中庶子為親近之官晉武帝泰始二年始建

東宮損益前置備制官屬以太子太傅少傅總宮事並有功曹

主簿五官太傅少傅專治訓導後以儲副躰尊遂命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領蓋一時之制也如置

中衛率其庶子正置四人皆以俊茂者為之或以郡守祭選其食官令一人職

如大官令庶子四人比散騎常侍中書監令太子舍人十六人

比散騎中書侍郎從駕則正直次從直守妃出則次直從洗馬

八人准秘書郎掌圖籍釋殿講經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
事職如光祿衛尉家令主刑獄穀貨飲食比職司農少府丞一

人後漢以家令主食官令至是僕主車馬親秩如大僕宗正諸
食官自為官不復屬家令

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後改師為傳避景帝諱改太守為內史省相

及僕有郎中令中厨大農為三卿大國置右左常侍各一人省

郎中置侍二人典書典祠典衛學官以令典書丞各一人治書

四人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各一人謁者四人中大夫

六人舍人十人典醫典府丞各一人公因無中尉常侍侯國又
無大農侍郎伯子南唯典

書以下又無學官令史皆以次損為公侯置官屬皆隨
國大小無定制其餘官司各有差皆自選其文武官五年分

中衛率為左右衛率各令一軍咸寧元年復置詹事掌宮事二

傳不復領官屬大國置上中下軍三將軍次國上下二將軍小

國上將後又省詹事崇廣傳訓之職置太子太保并太傅皆以

諸公領之少傅亦以重官兼領吏屬如舊四年始置中舍人四

員以舍人才學美者為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郎

惠帝元康元年復置詹事職擬尚書今掌三令四率中庶子庶

子洗馬舍人等官丞一人主簿五官掾功曹主記門下史錄事

戶曹法曹倉曹賊曹功曹書記門下亭長門下書佐省事各二

人愍懷建官乃置六傅三太三少太師後避景帝諱改為大保
而詹事文書皆闕田六傳自

元康已後諸傳不備
或二或四或六加置前後二衛率各有丞一人永康中又

不置詹事唯置丞一人擬尚書左右丞掌奉行文書關通六傳

又置中衛率事為五率太安已來復置詹事江左有太傅少傅

不立師保省前後二率詹事丞用員外郎博
士為之選尚書郎孝武太元中又復

前後二率僭偽諸國亦有東宮藩國諸職前趙劉乂為皇太弟有太師太保東

宮舍人劉曜時又有太子師前秦苻堅有太子舍人後秦姚萇為秦王作左右長置史司馬掾屬祭軍及為太子又置中舍人洗馬

宋氏之始東宮王國皆循晉制唯二傳各加置丞一人以家更

令率令僕為太子三卿倉官令屬中庶子止置左右二率增置

屯騎二兵翊軍校尉各七人冗從僕射七人旅賁中郎將十人

又置左右積弩將軍左十人右二人殿中將軍十人殿中員外

將軍二十人復置門大夫一人王國師改為傳餘皆無改齊因

宋制二傳詹事始稱府無庶子官府置常從府賁督王國改傳

為師置典籤帥增置食官廐牧長倉官令無內史治書司馬世子庶子陵廟長中大

夫舍人主公候國唯置郎中令一卿自魏晉已未諸王多領將

軍州鎮而王國屬官率兼幕府之職若長史司馬祭軍別駕治中祭酒儀曹從使事功曹

兵曹書佐主簿掾屬東西閣祭酒之北梁以太子太傅視尚書令少傅左僕射詹

事視中護軍任總官朝門大夫視謁者僕射通事舍人視南臺

御史多以佗官兼之左右衛率視御史中丞左率領果毅統遠立德建寧陵鋒夷寇祚德昔七營

右率領崇營永吉崇和細射昔四營二率各置殿中將軍僕射左右積弩將軍

各置一人又置通事守舍人典法守舍人以中庶子功高者一人為祭酒中舍人庶

子功高者各一人典中庶子祭酒共置典十人正員司馬四人

又有員外司馬督官而旅賁中郎將等率經局洗馬八人視通

直郎掌文翰取甲旅有才名者為之屬官有典經守下書左省事舍人

無員又有外監殿局內監殿局導客局齋內局主壘衣主扶持

等局復有門局錫庫局內廐局中藥倉局食官局外廐局車廐

局各有司存皇弟皇子府 長史司馬從以記室中兵等祭

其以承事

軍支掾屬中記室中直兵等參軍功曹史錄事中心郎恣議參軍

文學主簿正參軍行參軍長兼參軍等員以副於王府裁師有文學長兼行參軍藩

王府裁從事中郎恣議參軍掾屬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等員王國復置廟主陵長典醫典府

丞舍人中大夫增置執中書尉嗣王國唯置郎中令常侍大農等員藩王又省常侍餘皆循前制

天監初置東宮常侍以為散其常侍以為之矣六年詔家令視通直常侍率

更僕視黃門皆置丞東宮三卿宋各已來清源者不為之至是武帝始詔革其選七年以太

子中舍人司從中郎為庶子自齊後庶子用人平雜至是詔革其選中大通三年

又置金華家令以昭明太子居金華宮故也陳仍梁制東宮唯置太傅而無

師保又有東宮學士之員王府藩國正員之外復有板授之職

後魏起於北土亦封建王侯因郡為國其大郡王國吏二百人

次郡王國一百餘人皆立典師職北家丞總統郡師大武延和

三年始立東宮備置屯衛比西宮三分之一孝文大和中始定

官品東宮之屬增置太子主書主衣舍人典書典衣史左右衛

率主簿而分詹事為左右改食官令為食官長復置中省之名

而三太三少左右衛率中庶子庶子三卿三授中舍人洗馬王大夫舍人舍令廡長詹事五官常從虎賁督守舍人并仍舊咨王

國置王家尉王家史諸王師友皆仍舊號亦置皇子府官屬別有開府從

事中心郎開府掾屬郎中令列曹參軍事開府祭酒中尉參軍事

列曹參軍事侍郎上中下將軍參軍督護中大夫二率丞典書

典衛典祠學官四令余并同梁制其始藩王二藩王三藩王之官屬

有掌史司馬諮議參軍錄事參軍事功曹記室戶曹參軍中兵

參軍史功曹史主簿列曹參軍事列曹行參軍參軍督護一云

師又有王宮國置郎中大農中尉常侍侍郎上中下將軍中

傳

大夫等官北齊制官多循後魏而東宮職局統領有異以詹事
總內外衆務領三四左右率二坊置司馬功曹主簿以丞其事家令寺領食官

典倉司藏寺署令丞又領內坊令丞食官又別領器局酒局二
丞典倉又別領園丞司藏又別領仗庫典作二局丞率更寺領
中省署令丞僕司領廐牧署領丞車輿局丞左右衛署防率各
領旗官備身正副都督內直備身五職騎官備身又有內直備
身正副都督內直備身五職內直備身用又有備身正副都督
備身五職備身直閣直前直後等員又有旅騎屯衛典軍校尉
各二人騎尉三十人門下坊有中庶子中舍人通事守舍人主
事守舍人各四人領殿局內等直監六人副直監四人典膳局
監丞各二人藥藏局監丞各二人侍醫四人齋師局齋師內閣

率各二人典書坊庶子四人舍人二十人領典經坊洗馬八人
守舍人二人門大夫坊門大夫主簿各一人又統伶官西涼二
部清商二部王置師二人皇子王國置郎中令大農中尉常侍
各一人侍郎二人上中下三將軍各一人上中大夫各二人防
閣四人典書典祠學官典衛令各一人齋師四人食官廐牧長
各一人典醫丞二人執書二人謁者四人舍人十人諸王國增
置陵長廟長常侍各一人上中大夫各減一人并減中將軍諸
又裁防閣各率典衣丞等員侯伯子男又減諸國公將軍大夫員後周武帝六官之建有小師
氏司戎司武司衛等員保以皆宮衛之職而諸侯之宮謂之外
命建德二年增改東宮官員三年置太子諫議大夫四人文學
十人皇弟皇子各置友二人學士六人後又置太子宫正宮尹

諸王侍讀隋室革命官名俱復置三太三少以二坊分統諸局

此門下內史二省開皇初置詹事二年罷之門下坊左庶子二人內舍人四人錄事

二人主事二人令史四人主事所統六局司經局洗馬四人校

書六人正字二人時又有太子李士史不載其員宮門局大夫二人內直局監

副監各二人監殿舍人四人典膳局監丞各二人藥藏局監丞

各二人侍醫四人齋師局齋師四人典膳坊右庶子二人舍人

通事舍人各八人錄事二人主事令史四人又有內坊典內及

丞各二人丞直四人錄事一人內廐尉二人其家令帥更令僕

三寺各置丞家令寺二人家令領三署食官署令一人食官二

人典倉署令一人典倉一人司倉署令一人司藏三人僕寺領

廐牧令一人凡五衛十率左右衛各署率一人副率二人有長

史司馬錄事功曹兵騎兵等曹參軍事法曹鎧曹行參軍各一

人行參軍四人又別置直閣四人直寢八人直齋直後各十人

左右宗衛官如左右衛如置行參軍二人宗衛掌以宗人侍衛無直閣直寢直齋直

後等員左右候虞各直開府一人餘如左右衛止置行參軍一人

虞候掌斥候伺非無錄事參軍員左右內率各一人官與虞候同別有千牛備

身備身各八人備身二十人等內率掌領備身以上禁內侍衛供奉兵仗無功騎兵法等曹及

行參軍員千牛備身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供奉弓箭備身掌宿衛侍從有左右監門率各一人副

率二人直長十人餘官同內帥掌諸門禁親王置師友各一人文學

二人長史司馬諮議參軍事掾屬各一人主簿各二人錄事功

曹記室戶倉兵等曹騎兵城局寺參軍事東西祭酒各一人參

軍事四人法田水鎧士曹行參軍事各一人行參軍事六人

長兼 參八人典籤二人

時以有參士之名史不載其員嗣王加置參軍事

一人行參軍六人

無師友減主簿六事參軍東西閣祭酒長兼得參軍等員餘並同親王府自後東

宮又有侍講之職煬帝省內舍人洗馬二人改家令為司府令

宮門大夫為宮門監通事舍人為宣令舍人正字為正書左右

衛率為左右侍率左右宗衛為左右武衛虞候開府為左右虞

候左右監門率為左右監門將軍唐初多因隋制復置詹事府

以統東宮衆務增置少詹事復以司府令為家令仍不主宮門

監為宮門大夫宣令舍人為通事舍人內舍人為中舍人正書

為正字左右侍率為左右衛率增置親勳翊三府中郎將各一

人郎將二人左右武衛為左右宗衛左右監門將軍為左右監

門率餘皆如舊時秦王齊王府官之外各置左右六護軍府及

左右親事帳內府

左一人右一護軍府護軍各一人副護軍各一人掌史錄事參軍及史各一人

參軍事并府史各一人統軍各五人將各一人兵鎧曹參軍事

并三護軍府各城統軍三人別將六人餘職員并司左右親事

府各統軍各一人長史錄事參軍事并史各一人兵鎧曹參軍

事并史各一人左右別將各一人帳內亦府同又有庫直及驅

至直諒秦王又置天策上將府官員長史司馬各一人從事中

事置之秦王又置天策上將府官員長史司馬各一人從事中

事各一人主簿錄事記室參軍事功倉兵騎鎧士等曹參軍又置

文學館學士以房喬等十人為之武德七年定令東宮置三師三少詹

事府三坊三寺十帥府王宮以下定置府佐國官是時王府置

舍人之職侍又有侍讀其太子亦有侍讀并太宗貞觀初改太

以佗官領之其後多以重官領詹事庶子太宗貞觀初改太

子舍人為中允復置中舍人以中自擬黃門侍郎中舍人擬中

舍後又置崇賢館有學士直學士及讐校之職崇賢館掌經籍

隸門十八年又於門下坊置太子司議郎四人時皇太子請置

下坊史職以司歲戎

乃置北官妙簡名士掌侍從規諫駁正啓奏并錄東宮記注分判坊事高宗永徽三年改中允為

內允舍人為內中舍人尋復舊初避皇太子忠諱俄太子遜位而復顯慶元年

置太子賓客四人漢高將廢太子時東園公綺李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侍從太子為賓客卒護太子至武帝

又為太子立傳望苑以通賓客若有宴賜則太子賓客皆豫焉晉元康元年閔懷太子在東宮德帝詔太子衛瓘息庭司空隴

西主泰息畧太子太傅楊濟息必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傳張華息祿尚書華屢息常游處太子左右謂之東宮賓客皆

非之官也至是乃以太子少傅兼侍郎韓瑗中書令朱濟禮部尚書許敬宗左僕射兼太子少師于至寧為太子賓客遂為正

官員四人以龍朔二年改詹事府為端尹府詹事為端尹少詹象四皓焉

事為少尹門下坊為左春坊典書坊為右春坊左右庶子為左

右中護中允為左贊善大夫中舍人為右贊善大夫司議郎為

左司議郎洗馬為司經大夫家令寺為宮府寺令為宮府大夫

率更司為司更寺令為司更大夫僕寺為馭僕寺僕為馭僕大

夫典膳藥藏內直三局監宮門大夫並為郎內直郎擬尚輦奉御宮門郎擬城門

郎齋帥為典設郎左右衛率府為典戎衛左右宗衛率府為師

禦衛左右虞候率府為清道衛左右監門率府為崇掖衛左右

內率府為奉裕衛太子千牛為奉裕三年置太子左右諭德各

一人擬散騎常侍分司經局置桂坊置令一人司直二人太子文學

四人坊北御史臺令北大夫司直北直侍御未幾廢桂坊改崇

賢館為崇文館桂坊之廢以司直隸詹事文學隸司經崇賢館隸之咸亨

元年官名並復舊仍置贊善大夫左右各五員左庶子擬侍中右庶子擬中書

令司議郎擬給事中唯司禦清道奉裕又以諸衛依舊為率府三率府朱復舊名

儀鳳四年增置左右贊善大夫各十員以授諸王之子永淳元

孫重昭為皇太子孫將置府察高宗以問吏部中王萬慶對曰晉惠公立愍懷子襄揚王尚為皇太子孫時皇太子官屬即轉為皇

太孫官屬南齊永明中立文惠太子昭業為皇太孫便居東宮
帝悅使方慶定官屬乃奏太孫府置師傳友文學祭酒長史曹
掾主簿管記司錄已下六曹從事
等官各加王府一級事亦不行
則天垂拱元年又以詹事府

為宮尹府詹事為宮尹少詹事為少尹左右監門率府為鶴禁
衛率府鎧曹為胃曹中宗神龍元年復詹事府官号又以司禦

衛率府為宗衛率府清道衛率府為虞候率府鶴禁衛率府為

監門率府左右奉裕衛為內率府時又以佗官檢校太子賓客

秘書監揚敷太常卿武
崇訓並檢校太子賓客睿宗景雲元年復以門下坊為左春坊

典書坊為右春坊二年改王府師為傳令贊善大夫兼用庶官

等姓名明皇先天元年詔東宮三師三少宜開府置令丞各一人

隸詹事府等罷開元初復以宗衛率府為司禦衛率府虞候率

府為清道率府自貞觀至開元凡府衛坊局改易與丞主簿率
副率等官屬皆隨府衛坊局方改復

七年改崇文館儲校為校書二十五年始總定官數裁為典制

太子六傳不必備唯其人無則闕之以賓客長贊相禮儀先後

太子詹事總三寺十率之政令二坊掌分領諸職詹事府有丞

主簿司直各二人左右春坊各有庶子二人諭德一人贊善太

夫五人皆分傳令四人又皆有錄事主事令史書令史亭長掌

固員以丞其事左春坊別有中允二人司議郎四人其所統有

崇文館掌議二人贊者四人司經典膳藥藏內直典設宮門等

六局崇文館學士無員學生三十人校書典書搨書手各二人

熟絲匠筆匠各三人裝璜匠五人司經局有洗馬二人文學三

人餘五局皆有郎一人丞二人司經之屬別有校書四人正字

二人典書四人二十五人典膳之屬別有主食六人典食二百

人藥藏之屬別有侍醫四人黃醫藥黃童各九人內直之屬別有典復三十人典扇典書各十五人典設之屬別有幕士六百人宮門之屬別有門僕一百三十三人而皆有令史書史掌固等為之吏役書令史右春坊別有中舍人二人通事舍人八人典謁二十一人內坊掌東宮閣內之禁有典內二人丞二人典四人導客舍人六人閣師六人內給使無員內廐典事亭長各二人駕士三十人掌固四人家令寺有丞二人主簿錄事各二人府十人史二十人亭長掌固各四人統食官典倉司藏三署署各有令丞一人食官署別有掌膳十二人供膳四百人奉解三十人典倉署別有園丞二人典事六人司藏署別有典事四人皆有府史掌固之屬率更寺有丞一人府三人史四人伶官師二人漏刻博士二人掌漏六人童六人典鼓二十四人餘官如家令寺僕寺史五人人丞府如率更寺餘官如家令寺領廐牧署有典乘牧掌各四人典史六人翼馭十五人駕士三十人獸醫二十人餘職如食官等署左右衛率府左右司禦率府清道率府左右各置率一人副率二人長史錄事參軍事錄事并史各一員倉兵胄曹參軍事各一人府史有差又有亭長掌固中候司戈各二人司階一人執戟三人左右監門率府左右內率府無倉曹參軍事以兵曹兼之又城司皆中候司戈執戟等員而監門率府別有監門率府別有監門直長七十八人內率府別有千牛十六人備身二十八人主杖六十人餘官并同諸衛及親勳翊三府仍隸左右衛率府有中郎將左右郎將兵曹參

軍事錄事并府各一人史二人校尉五人旅帥十人隊正副隊

正各二十人親王府諮議參軍事各一人文學二人東西閣茶

酒長史司馬掾屬主簿各一人史二人記室參軍事并史各二

人錄事參軍事參軍事錄事各一人史二人功倉戶兵騎法士皆曹參軍并府各一人史各二人參軍事

二人行參軍四人典籤二人又有親王事帳內二府親事府典

軍副典軍各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執仗親事執乘親事各十六

人親事三百三十人校尉旅帥隊正隊副准人部領帳內府無

執仗等親事之執別有仗六百六十七人餘官同親事府親王

國有令一人大農尉各二人丞錄事各一人府五人史十人典

衛八人舍人四人學官長倉官丞各一人廐牧典府長丞各

二人二十七年以內坊隸內侍省為局肅宮在宮邸始置侍書

之職時以韓擇本為侍書德宗逮中四年增賓客二員興元初又增四員

貞元四年復舊員數十六年置太子侍直時以山人崔芋為右贊善大夫太子侍直

穆宗長慶元年封廊王等十四人王每府唯置傅長史司馬諮

議參軍支功曹參軍各一員參軍二員唐故事王府官屬隨王任及在京師各有曹

局天寶已後諸王不出閣所置寮案過於閑冗順宗寶曆中瑗王長史裴簡求奏其所始論自後稍復舊制焉文宗

太和四年始限派外官不得為東宮五局郎時左庶子孫革奏青宮列局護翼元

良必用卿相子弟先擇文李端士近年持有派外出身徵求授任實玷派品當司有司經局校書正字品秩至卑而文學之人

求之盡無有塵雜故也其典膳等五局即資序本是清品若授派外不已則漸成荒蔓復請吏部今後不擬派外人詔從之

開成二年諸王又有講讀之職時劉仲武為講讀問日五代多入對諸王授註

故典制未備儲副居尹京之任皇子分節鎮之職宮國寮吏蓋

多闕焉為後唐長興中秦王府始置官屬梁開平元年宰臣議親王合建府置寮屬

大抵而不行後唐同光初中書門下秦主府及東宮屬
司請末除授至長興四年始以秘書監劉贊兼秦王傳
前中武宰節度判官蘇贊為秦王友前襄州觀察文使
魚崇遠為秦王府記室參軍

然自唐室至於五代東宮之職王府之屬或總領佗務或
授左降分司致仕官不專為官府之任若建置儲嫡諸王
出閣則官府之職多以佗官兼領及檢校之天寶後武臣
及藩鎮牙校幕府僚佐亦多檢校東宮之職以為散官原
其擬職上臺輔翊帝嗣列位藩國左右宗親歷代已還授
任斯重其有宣亮直之德敦訓導之禮講以經義規以正道懿
文秀幾明識淵遠事之盡節臨難不奪膺東宮之典被隆寵
之數洎褻慢求媚典憲是罹者並用論次以垂厥後云爾凡宮
臣部十一門

選任

禮曰凡三王之教世子太傅少傅以養之欵其知父子君臣之
道又曰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師也者教之
以事而喻諸德者也慎諸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由漢而下
曷嘗不茂逮儲兩崇樹蕃屏上以貞邦而固本次以強幹而昌
世故其左右前後必詢求於正人傅相官屬咸參取於時彥資
乎忠亮賴其老成將以申切磋之益成溫文之美芝蘭俱化允
歸於善道磐維克固誕揚於頌聲斯固乃僚慎束之攸先為邦
令典之稱首者也

漢張良既封留候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高祖自將東擊黥布
良強起至曲郵曲郵在謂曰子房雖疾強臥傳太子時叔孫通

已為太傅以良行少傳事

周昌為御史大夫時高祖憂趙王如意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

有隙用符璽御史趙堯計為起王置貴強相堯進言昌為人堅

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

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固必也煩勞也公強為相趙昌泣曰我臣初

起從陛下獨柰何中道而棄之于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

遷是時尊右卑左故然吾私憂趙王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

行於是徙昌為趙相

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乃拜為梁懷王太傅

懷王帝少子愛之幼好書故令誼傳之

石奮孝文時為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此時東陽侯張相

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

以治詩為博士景帝以奮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

衛綰為中郎將景帝以為廉忠實無它寵乃拜綰為河間王太

傅後為中厨賜告歸帝立膠東王為太子召拜太子太傅

石慶為沛守武帝元狩元年立太子選群臣可傅者以慶為太

子太傅

嚴彭祖為東郡太守以高帝選太子太傅

常玄成丞相賢之子宣帝慶淮陽憲王欽欽立之以太子蚤失

母故弗忍也久之帝以玄成陽狂讓侯光經明行高稱於朝廷

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欽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

子遂安

疏受太子太傅廣之兄子也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
令受好礼恭謹而有辭敏敏謂所見捷利宣帝幸太子宮迎謁應對及
置酒晏奉觴上壽辭禮閑雅帝甚驩說說讀口悅頓之拜受為少

傳

史丹字君仲元帝為太子以丹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帝即位
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帝以丹舊臣皇考外屬丹

父恭有女弟為衛太子良弟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

傳喜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初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
後漢張佚為博士光武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群臣承
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
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

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
太子乎即拜為太子太傅

杜林為光祿勳時稱通儒有節行會皇太子強求乞自封東海
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為王傅

何湯豫章人桓榮弟子明帝如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湯
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

陰識為侍中明帝始立為皇太子以識守金執吾輔導東宮魏
邢顥為左馮翊以病去官時武帝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

宜德淵深法度如邢顥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後恭丞相軍
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留侯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

美太祖問顥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

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

鄭稱為侍中文帝中嗣王位封子叡為武德侯以稱令傳曰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礮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為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久入侍以明其志

司馬孚宣王次弟時陳思王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為文學掾蜀董允字休昭時掌軍中即將和之子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為舍人

李譔字欽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為庶子廷為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即將猶侍太子甚其多智甚悅之

吳闕澤字德潤究覽群籍孫和為太子以澤為太子太傅又以薛宗為少傅而蔡頴張純為甫嚴維等皆從容侍從

程秉子德樞汝南南屯人也避亂交州太帝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

張溫字惠恕父允名顯州郡少脩節操容貌奇偉太帝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溫當今無輩帝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薛文曰觀者傾蹕帝改容加禮尋廷太子太傅以陳表字文真孫登為太子表及諸葛恪曰張休顧譚等以廷入傳講詩書出從其射大傅溫言於太帝曰夫中庶子官最為親密切問近對宜用俊彥於是乃用表等為中庶子

華融字德豨祖父避薛居山陰時皇象亦寓居山陰吳群張溫

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有華德蕤者雖少年英有令志可舍也溫遂止融家朝夕談講俄而溫為選化部尚書乃推擢為太子庶子

晉鄭褒滎陽開封人魏武帝初封諸子為侯精選賓友褒於徐幹俱為臨淄文學

郭奕性剛正武帝踐作初建東宮以奕及鄭默並為中庶子何邵為中書監惠帝永熙元年以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故盛選師傅以邵為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戎為太子太傅衛將軍楊濟為太子太保裴楷為少師張華為少傅和嶠為少保

劉寔為散騎常侍愍帝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為師孟洸有友楊準馮孫為文學及建東宮又詔曰適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邵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於是使大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苾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虞息常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

高光為散騎常侍從惠帝還洛陽師文弟新立重選傳訓以光為少傅加光祿大夫常侍如故

孔坦少方直有雅望善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為晉帝以坦為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

丁潭為尚書祠部郎元帝建武初琅琊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為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

重賞宜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德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為琅琊王郎中令

顧榮字彥光吳人也時入洛者唯陸機陸雲及榮三人而已以南土李望補吳王郎中令王衍舉遼東太守不就以名聞超為太子舍人

賀循字彥先元帝時為中書令於老疾固辭拜太子大傅詔曰循清直履道秉尚真貴居身以冲約為本立德以仁讓為行可躬訓諸宮默而成化

周顛太興初明帝為太子顛以吏部尚書更拜太子少傅顛上疏讓曰臣退自循省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遂忝顯任名位過量不悟天監忘臣頑弊乃欲使臣內官銓衡外忝傳訓質輕蟬翼事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重若臣受負乘之責必貽聖朝微塵之耻俯仰愧惧不知所圖詔曰紹幼冲使儲副之貴當賴軌匠以祛蒙蔽望之儼居然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田蘇游志其鄙心也便當副往意不宜冲讓

殷仲堪少好學能清言善屬文人士咸欽愛之 孝行稱
聞其名召為太子中庶子甚相知悅

顏含為東陽太守東宮初建成含以儒業篤行輔太子中庶子傅暢右僕射祗之子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為秘書丞

孔安國為領軍將軍安帝詔曰安國貞慎清正外內播譽可以

本官領東海王帥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

宋裴松之為高祖治中從事史既克洛陽高祖勅曰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尸邊務今召為世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
王惠字令明為子征虜長史宋國初建常置中郎今高祖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耀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遷之世子詹事

王僧達太保弘子少子也少好學善屬文年二十以為始興太守後軍叅軍遷太子舍人謝述從兄曜為義康王長史表官述代之太祖與義康書曰今以述代擢其才應詳諫著於歷職故以佐汝汝始親庶務無任而事殷且寄懷鄙賢以盡弼諧之美想自得之不候吾言也

謝超宗解褐奉朝請孝武帝寵子子鸞為新安王超宗以選補王常侍

齊王僧虔弱冠寬厚宋孝武時自太子中庶子出為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遷散騎常侍復出為新安王子鸞中北中郎長史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二藩皆帝愛子也

王琨為歷陽內史初仕宋孝武以琨忠實徒為寵子新安王東中郎長史加輔國中將軍遷右衛將軍度支尚書出為永嘉王左軍始安王征虜二府長史加輔國將廣陵太守皆孝武諸子謝顥武帝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為竟陵王友

何昌寓永明初為竟陵三子良文學以清信相得意好甚愛厚王景文明帝時為中監領太子太傅景文固辭太傅帝遣以新

除書尚右僕射楮淵旨以古來六事比例詰難之不得已乃受拜

張緒字思蔓清簡寡欲明帝時為太子中庶子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宮職轉中庶子

梁沈約初仕齊為部兵校尉惠文太子入宮東宮約管書記當時王侯到官或不得進約每以為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早常入千太子家令徐勉為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幼時極選親賢妙盡時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換侍講詔不許然後就為轉太子詹事又改授持中頗表解官職優詔不許

王規大監年為中書黃門侍郎勅與陳郡殷瑯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為昭明太子所禮

到洽天監中為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為侍讀侍讀省仍至學士二人洽復充其選

陸讓太通中為太子中庶子會昭明太子薨妃蔡氏別居仁為金華宮以讓為中散大夫領步兵校尉金華宮家令之金華宮事劉杳為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以者勅特留杳焉

庾於陵為太子洗馬舊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香近世用人皆取甲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並要擢克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於甲族時論以為美談

徐擒為左衛司馬會晉安王出戍石頭高祖謂周舍曰為求我
一人文學俱長無行有者欲令於晉安游處擒曰臣外弟徐擒
刑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
其容貌以擒為侍讀普通二年晉安王為西平將軍寧蠻校尉
擒為王諮議參軍

徐陵擒之子也參進安王寧蠻府軍事大通二年王立為皇太
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

孔休原為宣惠晉安王尉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高祖州
謂之曰荊州搃上流衝要義高公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輔翼
之忽憚周昌之舉也對曰臣以庸鄙典荷恩遇方揣丹誠效其
一割帝善其對乃勅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義表汝年尚幼當
每事師之

宗史字明別武帝嫡孫南郡王居西州以事管書既史記以筆
札被知貞正見許故任焉俄而文惠太子薨王為皇太孫史仍
舊管書記

庾肩吾為中庶子初簡文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
擒吳郡陸單彭城劉遵劉孝儀弟孝威孝儀同被賞接及居東
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擒子陵吳郡張良公北地傳
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

王褒為秘書丞時宣 大器簡文帝之冢嫡即褒之姑子也
于時盛選僚左乃以褒為學士

陳蔡景歷為高祖記室時衡陽獻王昌為吳興郡昌年尚少興

王鄉里父老故人尊卑有數高祖怒昌年少接對乖禮乃遣景
歷輔之

王場為中庶子父冲嘗為場辭中庶子文帝顧謂仲曰所以久
留場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徵有場風法耳

虞寄自閩還朝文帝到仲舉曰衡陽王既出閣雖未置府僚然
須得一人旦夕游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末之
知所對文帝曰吾自得之乃手勅用寄寄入謝帝曰所以暫屈
卿游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助也

陸繕為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繕儀表端麗進
退閑雅文帝史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其趨步躡履皆習繕規矩
除尚書吏部郎中部兵如故仍侍東宮

顧野王宣帝大建中為國子博士後主在東宮野王兼東宮管
記遷太子率更令兼通事舍人時東僚有濟楊江搃吳國陸瓊
北地地傳綽吳興姚察並以才學顯著論者推重焉

陸瓊為中書侍郎太子家令長陟王為江州刺史不循法度宣
帝以王年少授瓊長史行江州府國事帶尋楊太守瓊以母老
不欲遠去太子以固請留之遂不行

後魏車路頭代人也道武將以忠原選給東宮為元明帳下師
谷潭明元時為前先鋒將軍從幸河南還以選給事東宮

盧魯元敬而學好寬和有雅度時明元選為直郎以忠謹給侍
東宮恭勤盡節太武親愛之

李靈字虎符太武時為淮陽太守以學優謹選授文盛經

李敷字景文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事東宮

盧誕本名恭祖為給事黃門侍郎太武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命卿為師於是親幸晉王弟勅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將將軍散騎常侍

陸馥獻文帝禪位於京兆王子推隴西王源賀並固諫馥抗言曰皇太子璽德承基四海屬望不可橫議干國之紀臣請刎剄殿廷有死無二久之帝意乃解詔曰馥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馥為太保

鄭義孝文延興初為散騎常侍中山王叡寵幸當並置三官義為其傳

祖崇太和中為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孝文顧謂勰曰蕭願以王元長為子良為法曹今為汝用祖塋豈非倫足也勅掌書記

高諒字脩賢太和京兆王倫開府郡召孝文妙簡僚屬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

游肇孝文時為太子庶子以謹素敦重文雅見任

李仲為侍中吏部尚書時咸陽王禧自冀州刺史朝京 孝文詔曰仲尼在鄉黨猶尚徇徇周文王為世子卑躬求道禧等雖連夢宸暉安得不尊尚師傅也故特為置之以加令德廷尉卿李冲為咸陽王禧自冀州師東宮建既見拜太子少傅

楊機少有志節為士流所稱宣武解褐奉朝請於時皇太子宮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舉為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見

敬悼之

崔光武延昌初為中書監帝幸東宮詔光與黃門甄琛陽廣王淵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今為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命孝明出從者十餘人勅令光傳之意令為孝明拜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孝明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

裴伯茂西魏出帝永興中以廣平王贊盛選賓僚以伯茂為文學

北齊李鉉為太子博士高祖令世宗在京妙簡碩學以教諸子世宗以鉉應旨徵晉陽特中山石耀北平陽絢不海王晞清應

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其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

李渾文宣太保初除太子少保刑邵為少師楊悖為少傅人以為宗

封孝琰為太子舍人出入東宮甚有令望丁母憂解任除晉州法曹叅軍尋徵遠復除太舍人

王晞孝昭皇建初為丞相從事中郎時百官請建東宮勅未許每令晞就東宮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為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匭緩皇太子釋貞又兼中庶子帝謂曰既當劇職今不得尋常舒慢也晞淹雅有器度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游晞與清稚河崔瞻頓丘李度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特為太將軍握晞等手曰我弟並向城長志識未定近善

狎惡可移吾弟不負義方即祿位常亞舍弟若高使回邪致相
註誤罪及門族非止壹身晞隨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叅
軍帶常山公演友甚重之崔瞻征虜將軍孝昭跋祚皇太子就
傳受業詔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勅專在東宮護調講讀及
進退禮度皆歸委焉

馮子琮為東宮管記又奉別詔令共胡長粲輔導太子轉庶子
孫靈暉後主時為潼郡太守天統中勅令朝臣推舉司馬南陽
王經綽雖不好文學亦甚相敬重啓除其府諮議叅軍綽除定
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為倡屢靈暉唯默默憂頓憂不能諫止
綽欲以管記馬子結為諮議叅軍乃表請轉靈暉為王師以子
結為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啓奏不合後主於啓下手答云但

用之仍手報南陽書並依所請儒者甚以為榮

後周裴文舉字道裕少忠謹涉獵經史西魏大統十年起家奉
朝請遷丞相府典曹叅軍時太祖諸子年幼盛簡賓友文選舉
以諸公子游雅相欽敬未嘗戲狎

隨初亮初事仕西魏文帝為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武為
秦州刺史以亮為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為秦州司直
以朕愛子直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為限臨辭賜以御馬尉遲
運初仕周明帝為右司衛宣帝在東宮親狎誦佞數有罪失武
帝於朝臣內選中諒鯁正者以輔弼之於是運為右宮伯建
德三年帝幸雲陽宮又令運以官兼司武本與長孫覽輔皇大
子居守

李徹字廣達初仕周武帝為左武帝衛將軍後及遂及煬帝為
晉安王鎮并州妙選府官詔撤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邵公
時屬王秀亦鎮益州帝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
達者乎其見重如此

顏之儀初仕後周明帝為麟趾殿學士稍遷司書上士武帝初
建儲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為太子侍讀

明克讓高祖受禪拜太子舍人率更令於是東宮盛建選徹天
下才學之士至於博學洽聞皆出其下

褚亮初仕陳為尚書殿中侍郎開皇中陳亡入京文帝詔亮侍
游東宮為太子學士

蘇孝慈開皇中為兵部尚書待遇俞密時皇太子勇頗之時政
帝欲重宮官之望令大臣領其職於是拜孝慈以為太子右衛
率尚書如故

張虔威字元敬開皇初煬帝為晉王出鎮并州盛選僚友以虔
威為刑獄叅軍累遷為屬王甚美其才於河內張衡俱見禮重
晉祗稱為二張焉

徐孝克凌之弟也煬帝為皇太子文帝以孝克為國子博士侍
宇文述開皇中為右衛大將軍及晉王為太子以述左衛率舊
令率官第四品文帝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為第三其見重如此
柳謩之大業初為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夢朝野注望以齊
王當立帝亦重王府選拜為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命齊王於
西朝堂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

從殿違謬引之詣齊王所西面立宣勅謂齊王曰我出藩之初
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穎虞度則元旻等從內
送王子相於我誠曰以汝未更世事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
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踈遠君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
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若與授勅
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吾幾無今日矣若與謬之從其
事亦如子相也又勅謬之曰今以謬作輔相齊輔朕所望也若
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之及
唐李綱初為太子詹事以太子建成漸狎無行之徒有猜忌之
謀不諫可止頻乞骸骨高祖慢馬之曰卿為何潘仁長史何乃
羞為朕尚書且建成在東宮遣卿輔導何為屢致辭乎綱頓首
陳謝曰潘仁賊也誠在殺害每諫便止所活及多為其長史故
得無愧于心陛下功成國泰頗自矜伐臣以凡劣才乖元凱所
言如水投石安敢久敢為尚書兼以愚臣事太子所懷鄙見復
不採納

既無補益所以請退帝謝曰知公直士勉弼我兒於是擢拜太
子少保尚書詹事並如故

杜淹武德未隱太子誅後擢為御史大夫判太子詹事詔東宮
儀式簿領並取淹節度至貞觀初為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
兼崇賢館學士太宗謂曰國之儲副自古所重善必擇人為之
輔佐今太子年在幼冲志朕若朝夕見之可得隨事意未定誠
約今既委以監國不在目前知卿志懷貞慤能執直道故輟卿

於朕以輔太子宜知委任輕重也

王珪為禮部尚書魏王太師太宗嘗謂侍臣曰古來帝子生於宮闈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入驅使是所諳悉以其意存忠孝選為子師爾宜語泰汝之待珪而事我也可以無過泰每為之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孔穎達為給事中以正直稱庶人稱乾之在東宮也妙選朝望為官屬以穎達為大子中允累遷常侍國子祭酒任侍講東宮子志寧為太子左庶子太宗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傅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幼小周召為師傅曰聞正道習以成性今皇太子既幼少卿當輔之正道使無邪僻閑其心勉之無怠當稱所委官賞不可次而得也

房玄齡為左僕射拜太子為少師玄齡上表遜位優詔不許玄齡固讓乃下詔曰夫選賢之義無私為本奉上之道當仁是貴烈代所以弘風通賢所以叶力卿忠肅恭意明允篤誠草昧霸圖綢繆帝道儀形禮閣庶政惟和輔翼春宮望實斯其忘被大體徇茲小節雖恭敬諭之職乃辭機衡之務豈所謂弼余一人共安四海者也宜聽此懷無煩固讓玄齡固不奉詔又詔曰玄齡德為時秀位隆朝右業履恭險志懷冲退頻表陳誠固辭執法朕晏食思治思以欽賢方資啓沃共康兆庶豈得申用虧彝典便可斷表即今攝掖魏徵為特進知門下省事貞觀中皇太子承乾不脩德業魏王泰寵愛日龍內外庶僚並有疑議太宗

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謇踰魏徵我遣傳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後拜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如故徵自陳有疾詔荅曰漢之太子四皓為助我之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

馬周貞觀中為御史中丞兼知諫議大夫事高宗在藩盛隆府望周以本官檢校晉王長史及升儲位加中書郎兼太子右庶子

長孫無忌為司徒定策立晉王為太子太宗以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蕭瑀為副保制曰明王之重定正宗祧輔導之職莫先師保是以呂望召奭騰芳於有周叔孫玄成繼美於隆漢司徒趙國公無忌器範宏邈風鑒秀遠材稱棟幹北蕪烟戚仇佐

命之切勤乎鍾鼎論道之譽穆乎台槐股肱是屬邦國收賴教諭少揚僉望斯在司空梁國公玄齡體業忠肅識具死通誠著霸圖公宣鼎業奉止之節所懷必盡益國之事知無不為必能厲茲六行審喻三善特進宋國公瑀操行清約識局貞正夙受先遇早升朝右立身之操必在於直道躰國之心無忘於忠義輔翼儲貳望實攸歸無忌可太子太師玄齡可太子太傅瑀可太子大保又以皇門侍郎褚遂良為太子賓客

李勣為兵部尚書高祖踐諸宮以勣為太子詹事兼右衛率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宗謂勣曰我兒親登儲兩鄉舊長史今以宮事相委故有此授雖屈階資可勿恠也

來濟為考功員外郎特初置太子司議郎妙選人望遂以濟為

之仍崇文館直學士
敬播為著作佐郎以撰賓錄功選為太子司議郎時此官初置
極為清望

韓瑗高宗顯慶為侍郎時大弘為皇太子瑗與中書令來濟
禮部尚書許敬宗並為皇太子賓客又以尚書左僕射于志寧
為太子太傅

劉仁軌上元中為僕射雍王為皇太子仁軌與右僕射戴至中
侍中德侍中張文瓘中書令郝處俊為皇太子賓客

王方慶為麟臺監中宗立為東宮方慶兼檢校太子左庶子則
天聖歷二年止授左庶子俸料同職事三品無侍皇太子讀書
崔融呂補宮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春宮制融為侍讀

兼侍屬文

劉禕之為中書侍郎轉相王府司馬高宗謂曰朕之愛子以卿
忠孝之門藉卿師範所冀逢生麻中不扶自直耳

元讓高宗末為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中宗居東徵
拜司議郎及謁見則天謂曰卿既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
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我兒也

源乾曜司行太常伯直心之子開元初邠王守禮府寮史有犯
法名者玄宗令右左求堪為王府史長者太常卿姜皎薦乾曜
公清有吏幹因召見與諸乾曜神氣清爽對答皆有倫序玄宗
甚悅之乃拜少府監兼邠王府長史

潘好禮開元初為邠王府長史六年二月詔曰分命諸王典於

大邵諒存公道以鎮淳風邠王稟性頗寬馭下不肅且復簡貴未詳論理故選剛直任之端寮王家奴客等有違法網者長史潘孔好禮隨事檢校科決若王有阿怪仰好禮具狀聞撤王歷號隴襄滑晉等州刺史時皆擇首僚以持綱紀好禮與源乾曜袁嘉祚皆為邠府長史兼州佐

制長國為國子博士開元六年皇太子及邠王嗣直等伍人年近十歲尚未就學以左散騎常侍褚無量內繕寫論語孝經各五本以獻玄宗覽之曰吾知無量意矣乃下詔曰修身貴事乎慎始篤學在乎自幼朕諸子已各髻非須聞詩禮宜於儒官中選德行耆宿三五人閣授俄以常國子博士郭謙光左捨遺潘元祚為太子及邠王已下侍讀賀知章開元年為散騎常侍爾宗為陝王天性屬詞典吏玄宗甚愛之詔知章與潘爾呂向皇甫彬形壽等侍讀韓澤木侍書

孔述睿德宗建中初為諫議大夫會有詔東宮官宜擇端厚士皇太子時幸太學行齒讓之禮乃以述睿為太子侍讀

徐岱貞元初以前京兆府功曹為膳部員外睦王已下侍讀歲中遷水部中皇太子侍讀兼舒王以下侍讀

馮抗貞元中為醴泉令韋渠牟薦給事中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崔等自毛山徵為左贊善大夫充太子侍直新名也

歸澄元貞末為兵部員外郎皇太子侍讀順宗即位遷給事中元和四年憲宗用皇太子與呂元膺俱為皇太子侍讀詔曰輔翼元良教諭成德使目諸正事耳聞正言形于施為漸淞心術

非齊莊忠愨之事不在慈選工部侍郎歸登給事中呂元膺並
踐履端方行義脩潔通於經訓而得其要達於教化而蹈其中
侍讀承華師範盤石訪乃公議於精求並可充皇太子諸王侍
讀

李逢吉為給事中元和七年與司勳員外郎李巨並為太子侍
諸王侍讀

常綬為屯田郎中元和九年八月以為職方充皇太子極諸王
侍讀

薛放為兵部郎中憲宗以諸皇好書求端士輔導經議旋充皇
太子侍讀

呂元膺為諫議大夫給事中規諫大舉其職及出為同州賴史

乃入謝帝訪以時政元膺抗詞直對無所阿諛帝察其忠盡命
復守舊官加皇太子侍讀賜以金紫

丁公著為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元和十一年九月改為水部
員外郎充皇子侍讀

庾敬休為戶部侍郎文宗太和六年以敬休守本官兼晉王傅
又以太常卿鄭肅守本官兼魯王府長史以戶部郎中李踐方
守本官兼魯王府司馬魯王帝之元子帝以年幼思賢傳輔導
之時魯王傳元和亮因特制召問事元亮出於卒吏不知書一
不能對後宰相延英奏事帝從容曰魯王質性可教宜擇賢士
大夫為官屬可復用元和亮之輩因有是命崔祐為中書舍人
太和九年二月以祐及考功外員郎史館脩蘇滌兼充皇太子

侍讀

王起為兵部尚書判戶部事太和玖年柒月以起及翰林學士
大常少卿知制誥陳夷行並充皇太子侍讀仍每五日一入長
生院對皇太子

劉仲武為國子監四門助教開成元年十二月仲武充奉諸王
講讀

橋庶為河南府緱氏縣尉開成二年四月以庶諸王為講讀與
劉仲武更入教授

常溫為給事中開成二年四月以溫充皇太子侍讀

竇宗直為秘書少監開成二年七月以宗直為皇太子侍讀

周敬復為禮部員外郎兼起居郎史館條撰開成三年伍月以

敬復守本官充皇太子侍讀依前史館脩撰

狄蕪謩武宗會昌三年二月以蕪謩之蕪益王傳鄭簡之蕪益

王府長史制曰古者聖人之教子也皆選天下之端士以衡翼

之漢代梁王好書則以賈誼經緯之才而耀明之淮陽好政則

以玄成讓先之節而鎮靜之前王令猷百代可法况朕建立元

子錫之與區朱邸初開黃髮是憑以蕪謩慷慨立志有金盞正

席之忠以簡之取捨揆時有貞禹禪冠之操皆行不苟合誠無

暗欺歷識有聲居正不撓奉其素行權在顯察尔宜廣德義之

風明孝愛之道仰其嚴於問寢敬不絕馳化與心成中道若性

欽我休命可不勉與臣欽若等按唐書本傳不載此事唐王牘
年捕祿有此詔而不載蕪謩等本官

為太子賓客昭宗乾寧四年韓建獻封事十條其三太子諸王

請置師傳教導乃以牘為諸王侍讀制曰王者之子在襁褓中
置三師訓之由古道也我思成人以來遭此多難師訓之義翦
焉闕閩南面稱尊愧于寡昧由是言念諸子疚乎厥心擇止人
為輔導今丞相言尔牘老於文學雅有德行明君臣父子之道
知禮樂詩書之源可使高步承華泰器望堯琢磨羽翼朕有翼
焉爰換止卿以加峻級且於優意往為師傳邪高鮑魚勿俾登
俎胃筵講肄為惜分陰使其知東平為善之規喜王褒洞籥之
賦成萬代之業固盤石之基斯實賴於老成人也

後唐劉贊明宗時為刑部侍郎時秦王為元帥王府判官太子
詹事王居敏與贊鄉曲之舊奉王盛年自恣須朝中選端士誨
翼其稟異乃奏薦贊為授秘書監兼奏王傳

新刊監本用元龜卷之第七十九

宮臣部二

正直

夫明神之介福本夫正直宗室之德成由乎輔導自漢中而下
崇建儲貳分樹藩戚精選端士並列宮屬資其明智導之治體
其或安於佚樂不遵憲度檢局非慎驕奢自資則必歲親以正
道補察其邪心至於檢篤群下忠亮自處雖閭閻之色有凜然
之風俾夫聞義則遷以嚴見憚王制是守國政用脩斯古人任
夫賢直輔之德義之明效也若乃切辭而被惡由諫而免罪斯
又出於誠心立身無撓者矣

漢汲黯字長孺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

大臣任奉其子弟為官

以嚴

見悼

漢龔遂為昌邑王賀中尉昭帝亡子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太子自益驕溢

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

謂新居表服

日與群臣飲食作樂鬪虎豹

召皮軒車九沛驅馳東西所為諄道

諄音布內切

古制寬大臣有隱

退今去不得賜政恐身死為世戮柰何若陛下故相宜極諫爭

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群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

誅使者二百餘人惟遂與中尉王吉以數諫爭得咸死髡為城

旦

王吉子字陽為昌邑王既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群

臣坐在國時不舉秦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導陷王

大惡

道讀曰導

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龔遂以公直數諫王得減

死髡為城旦

王式字翁思為昌邑王師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下

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人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

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

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

復方入切

至於

危王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陳深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

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諫論

踈廣為太子太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

自使其弟中郎將舜諫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

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宜太子自有太傅

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視讀曰示告言獨親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也

王尊為東平相是府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傳相連坐

前任傳相者類及尊親事奉至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

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言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相

廊無禮之詩也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

引之也有鼓謂以王怒起於後宮尊亦直趨出就先舍是王數

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妣家交通尊到官召勅厩長大王當從

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

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平尊也尊以

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尔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責安能勇顧念

也負持也如尊乃勇耳王變色是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

願觀相君佩刀陽為好語也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

王親讀王欲誣相技力向王也王情得謂尊所則王又稚聞尊

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懽

梁荒為大傅輔書姓不成帝鴻嘉奏荒王立一日至十一犯法紀

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無得出宮

盡出馬置外院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

丞相御史請許許太傳奏可後數歐傷郎歐挫音擊夜私出言

傳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

後漢魯丕章帝時為趙相趙王商嘗欲避疾商趙王便時移住

學官不止不廳

學官請舍人

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不奏曰臣聞

禮諸侯莞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

學官傳五常之道脩先王禮樂教化之化王欲廢塞以廣游讌

事不可聽詔從不言王以此憚之

張酺以尚書教授明帝令入校皇太子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

侍講問隙數有規正之辭以嚴見憚

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為奢後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

為章帝即位出為東郡太守帝每見諸王師傳嘗言張輔前及

侍講屢有諫正閭閻惻怛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

沈景吳郡人順帝時為河間王政傲狠不奉法憲景到國相王

謁王王不正復箕居殿上侍郎贊拜景時不為禮

時立也

問王所

在虎賁曰是沛王邪景田王不服與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

無禮者也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復責之曰

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

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傳景因捕諸奸人上

案其罪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寃百餘人獄政遂為改節悔過

自脩

李燮自德公靈時為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為張賊所掠之國

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為妖賊所

虜守藩不稱損欲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燮

以謗歎案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坐被誅乃拜燮為議

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弟子不肯立王

魏邴原為太子五官中郎將長史太子燕會衆賓百數十人太

子

子建議曰君父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紛或父或君時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認之於原原悖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

司馬孚為陳思王植文學楊植負才凌物孚每切聽初不合意後乃謝之及孚為中庶子太子即位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因際會自相薦舉却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使他選

吳陸遜自伯言黃龍初為上將軍太帝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宮乃徵陸補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吾侯宜勤

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為邪即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於細辨而跪先聖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依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

晉杜錫為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良屢陳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在處毡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曰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

江統叅太司馬齊王軍事同驕荒將販絲切諫又為王都王領請為紀室多所箴諫中論陸雲兄弟辭甚切至

孔衍為中子中庶子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
彦披揚賢才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患之乃啓出行為廣
陵郡時人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

宋謝景仁為會稽王輔國叅軍事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
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者景仁不至

沈演之為彭城王義康別駕從事史令本郡中正深為義康所
待故在府州前後十餘年後劉湛劉威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
射殷景仁演之雅扶正義與湛等不同湛因此讒之於義康嘗
因論事不會旨義康變色曰自今後我不復相信演之與景仁
素善盡心於朝廷太祖甚嘉之

阮韜為征南江州長史桂陽王林範在鎮數出行游韜性直時
未嘗隨從

南各范述曾為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為人譽謬在宮
多所諫爭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
彌為周舍時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

梁范雲初仕齊為竟陵王子良記室叅軍事時子良兄文惠王
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曰衆賓刈亦此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
曰夫三時之物實為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狗一朝
之見既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因就車搥雲手曰不圖今日復

聞謹言

江革為廬陵王長史時王少行事多煩意于籤師以革正直自
居不與籤帥等同坐

陳袁憲字德章為太子詹事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
凡十條皆援引古今言古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而心無悛
改後主欲立寵嬖張貴妃子始安王為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
書蔡徵頃旨稱贊憲厲也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嗣億兆宅心
卿是何人輕言廢立是夏竟廢太子為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
諫之事歎曰袁德章實骨鯁之臣即日詔為尚書僕射
後魏高道曰悅為太子中庶子止色立朝儼然難犯官官上下
咸畏憚之

陽國領汝南王悅即中令先是清河王懌奉固為步兵校尉領
是職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人固上跡切諫并面 往代
諸王賢惠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為奉得其人

懌領大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及悅為大尉選奉多非其
人又輕肆搃撻因以前為卿元雖離猶上跡切諫悅辟固為國
從事中郎不就

楊昱為廣平王懷左常侍王好武事數出游臘昱每規諫宣武
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國臣多有縱恣行公囑請於是召御史
中尉崔亮窮治之伏法於都市者三百餘人其不死者悉除名
為人唯昱與博陵崔楷以為諫得免

崔楷為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戮唯楷
與楊昱以數諫諍獲免

北齊王暕字元景汝南王悅辟為竒兵參軍悅常散錢於地令
諸佐爭拾之暕獨不拾悅又散錢銀以目暕乃取其一悅與府

寮飲酒起自移床人爭進手肅獨執版却立悅於是非色曰我
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令為宴適親起興移床狀卿是何人獨為
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不親王
寮案從廝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所先起臥於閑室
頻召不至悅乃自詣爭之曰懷其才而忽府王可謂仁乎所曰
商辛涼酒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微寮放任其咎悅大笑曰去
後周宇文孝伯深委信之為東宮正建德之後皇太子稍長既
無令德唯昵近小人孝伯謂高祖曰皇太子西海所屬而德聲
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
為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歛容曰
卿世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
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復過君於是以尉遲
運為右宮正宗師中大夫宮正宗師中大夫累遷右宮伯嘗因
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荅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
軌因內宴將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
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拜曰臣為父子之際
人所誰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後
久之又曰朕已委公公其免之

隋裴政為太子左庶子時右庶子劉崇性甚專固特武職交番
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營語
元愷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曰名帳安在元愷曰
稟承劉崇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語詰崇崇便拒諱云無此語太

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
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
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蓋是纖介
之計憊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
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止相以元愷引右衛率崔倩等為證
猜等款伏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澄定臣謂榮語元愷
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致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
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為奇服異品奉進後宮又緣女寵
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為定興曰公所為者不合禮度
元又妃暴薨道路藉藉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
將禍及矣興恕以告太子益踈政由是出為襄州總管劉行本

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而故皇太子勇虛襟敬單時唐令則亦
為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正太
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其甚慙而不能改時所親
劉臻平元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
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長侯
福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太笑聲聞於外行本在
閣下文之侍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
人敢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請乃釋之太子
當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固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
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
正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而止未幾卒於官上甚傷惜之

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不乎此

唐子綱左隋開皇末為太子洗馬皇太子勇嘗以歲首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之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宴坐自此昌優進瑤聲穢視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累於殿下臣請遽正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起而出文帝為太子勇召東宮寮屬切讓之無敢對者綱進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過也非太子罪也太子才非上品性是常人得賢明之輔導之足嗣皇業方今多士盈朝當擇善人居任柰何以弦歌鷹犬之才日在其側致令致此乃陛下訓導不足豈太子之罪耶文帝奇其對擢為尚書右丞貞觀中又為太子少師太子每親政事太宗必令綱及左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坐太子嘗商量古來君臣名教竭忠節之事綱凜然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為難綱以為易每吐論發言皆辭慷慨有不可奪之志

權萬紀為西韓州刺史會吳王恪以驕縱被譴拜萬紀為長史萬紀厲其抗直遂折節從之太宗以齊王祐溺清群小以萬紀為長史萬紀性綱毅所在以強直稱祐聞其名望風畏憚親愛左右咸詭示誅斤外接萬紀而內深疾之萬紀見祐非法常犯顏切諫初尚有從者後皆相反焉左右贊君譽梁猛虎並以善射野豕得幸於祐萬紀驟諫不練遂皆劾逐之而祐潛遣招延狎暱愈甚萬紀宅中有土塊夜落萬紀以為君譽等將以害已悉收擊獄而乘傳以聞雖不顯言而意指於祐又云於小人

聚 殺馬而食內人代判畋獵無時同為非者數十人詔遣刑部尚書劉德威往覆之事頗有實

孔穎達為太子右庶子庶人承乾不循法度穎達每犯穎進諫庶人乳母遂安夫人見其發言亮直謂穎達曰太子成長何宜屢得面折穎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諍爭愈切崔義玄為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與友孟神慶雖志好不同各以介直規正府幕王並委任之

蘇良嗣高宗時為周王府司馬王時年少舉事不法良嗣正色規諫甚見敬憚王府官屬多非其人良嗣宇文檢括莫敢有犯深為高宗所稱

王及善遷左奉裕率孝敬宗皇帝之居春宮宴集命之擲擿及善對曰殿下自有樂官正當守職此非臣任也臣將奉命令恐非殿下羽翼之備太子謝而遣之後唐劉贇之為尚侍刑部侍郎時言事者云親亡舊有師傅以為轉導請為親王置師傅上顧問近臣王官如何執政以秦王從崇名勢既隆凡事不敢制置即日王官宜委從崇自擢從崇奏為秘書監兼奏王傳贇朝之正人也有節操不趨競方為列曹侍郎一旦為王官掩泣陳訢素知從崇榮之為人尤懼獲禍時秦王府叅佐皆新進小生動多輕脫或稱頌從崇功德阿意譚笑而贇每見從容諷議必獻嘉言時從崇溺於篇章凡門客及通謁遊士必坐於客次曰出題目令賦一章然後接見酒筵之中悉令秉筆賦咏贇雖師傅亦與諸生混然秉筆賦詩贇雖承命容狀不悅從容心知其

意自是戒典客勿通令每月一度至衙贊既官係王府不敢朝
祭不通度弟閉閤喑鳴而已

新刊建本冊元龜卷之七百十

宮臣部二

輔導

講習

輔導

三王之教世子也建師保之職喻之德而歸諸道漢氏之分王
子弟以為選置傳相故儲闈以至於戚藩莫不資賢良之士申
輔導之義然后成溫文之德著信原之貌者烏乃有藉其素望
以定大計極其誠心以安宗社陳禮義以救其失援法度以窒
其邪周旋以盡規切磋以縫關以至形於筆述表于箴諷皆所
以整捲捲之衷勵蹇蹇之節蓋夫朋友著忠告之義官師有相
規之訓况乎委質事人豈不當念納忠而成美哉

卷末

漢東園公與季李綺夏黃公角里先生四人惠帝為太子時高
帝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呂后用張良計建令成侯呂澤奉太
子卑辭 人至客建成侯所高帝十一年黥布反高祖疾欲
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
危矣廼說建成侯請呂后承間言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
子將屬此莫肯為用於是高祖自將而東以良行太子少傅事
十二年高祖破皮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
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高祖陽許之猶欲易之及
宴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
偉所以謂之四皓高祖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四人皆對各言姓
名上乃驚曰求公吾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

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 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

入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來上曰煩公幸卒調

護太子調謂和平之四人為壽已畢趨去高祖目送之以目瞻之訖而

出也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以成難動

矣呂氏真廼主矣廼汝也

叔孫通為太子傳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諫曰昔者晉獻

公於麗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太子笑秦以

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 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

下皆聞之呂后以陛下攻苦食啖啖當作淡謂无味之以啖之食也言共攻動苦之事而食

無味之其可皆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適讀曰嫡通曰太子天

下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听公矣

淮南相

史失姓名

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及吳使者至淮南王安欲廢

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廼屬之

謂以兵委之也

相已將

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

曲城侯名捷淮南已固得完

子也淮南已固得完

董仲舒為江都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規正王敬重焉

史丹為駙馬都尉護太子家時孝成為太子幸酒樂燕樂元帝不以為能而定陶恭王有材執母傳昭儀又愛幸帝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為嗣賴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帝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

後漢公沙穆為繒相時繒侯敬東海恭王之後也所謂多不法廢嫡立庶傲恨於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繒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肱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為輔願改往脩來自來多福乃上沒敵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位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固苦辭諫敬敬涕泣為謝多從其所規

何敞為濟南王康太傅康尊驕甚敞至國輔康以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焉

程堅為趙王軋傳先是軋居父喪私聘小妻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伍縣及堅為輔轉以禮義軋改悔前過堅列上復所削縣魏吳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為世子及諸侯所禮為元城令太

祖嘗出征世子及臨淄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
左右屬目太祖亦為世子悵然自失質附耳曰王當泣行涕
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太祖及左右咸戲教是皆以植辭多華
而誠心不及也賈詡為大中大夫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淄侯
植才多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義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
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素朝夕致不違子道如此而
已帝從之深自砥礪尚

高堂隆為歷城侯徽相徽遭太祖喪不哀及游獵馳騁隆以義
止諫甚得輔導之節

蜀霍弋為太子中庶子太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
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躰

晉安平王孚初為魏國太子中庶子文帝初聞太祖薨號哭過
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
柰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

嵇喜為齊王攸司馬攸居文帝哀歎過禮左右以稻米乾飯雜
理中凡進之攸泣而不受喜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太王
地即密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為祖宗况荷天下之大
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顏閔爭孝不可令賢人
笑愚人幸也喜躬自進食攸不得已為之強飯喜退攸謂左右
曰嵇司馬將令不忘居喪之節得存區區之身耳

丁綏為高密王泰司空祭酒楚王瑋之被收泰嚴兵將救之綏
諫曰公為宰相不可輕動且夜間蒼卒宜遣人參審定問泰從

之

王脩為東平王懋長史惠帝北征以懋都督徐州率衆赴鄴陽陰之役東海王越奔于邳不納越乃還國帝既西幸越搃兵林迎大駕林甚懼脩說曰東海宗室重望今將興義公宜舉徐州以受之此克讓之美也

下壺為明帝東中郎長史又為世子師壺前後居師左之任盡禪輔一節一府貴而憚焉

溫嶠為太子中庶子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嶠又與阮放等

共勸太子遊談老莊不教以經史太子甚敬之

華廙為太子少傳動尊禮典是傳道義之

梁江革為武陵王長史王憚之稚相欽重每至侍宴言論必以

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識文以王所製詩呈高祖高祖謂僕射徐勉曰江革果稱職乃徐都官尚書

後魏游雅為太子少傳時恭宗搃百揆監國稚上疏曰殿下親覽百揆經營內外昧旦而興諮詢國老臣職忝凝丞司是獻替

漢武時始啓河右四郡義諸疑罪而摘徒之數十年邊後郡充實並脩農戍因之孝宣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於罪

人非怒而之欲其從善而徵摘徒之苦其懲亦深自非為大逆止刑皆可從雖舉家投遠忻善赴路力役終事不敢言苦且

遠流分離心或思善如此姦邪可息邊垂足備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

楊昱為詹事丞于時孝明在懷抱之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

已不令官寮聞之是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臣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然如此以未輕尔出入進無二傳轉道之美退欽群賢陪侍之式非所謂示民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詔令臣下咸知為後世法於是詔曰自今已後若非朕手勅勿令見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

程駿為任城王雲即中令進歲於王王納而嘉焉

裴瑗為汝南王

即中悅散費無常每國俸初入一日之中分

贈其極意欲瑗每隨例常辭多受少伺悅虛竭還來奉貢悅雖性理不常然亦相敬愛焉

宋欽初仕沮渠蒙遜為世子洗馬欽上東宮侍臣箴以規諫

北齊刑時為國子助教授皇太子經厨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

蒿時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聞文襄聞之以

嘉之賜以被辱縑纒拜國子博士

王晞為常山王友時王宣昏亂王以諫切為文宣所撻王從容

謂晞曰主上起居不常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途一怒遂示

結舌卿宜為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切諫

王曰今朝廷乃尔欲學介子匡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

覺刀箭豈後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柰殿下家業何柰皇太

后何乞且將頌日慎一日王歔欬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

晞曰吾常夜九思今便息意命火對晞焚之

后周伊婁穆初為衛公直長史武帝建德初授荊州復以穆為
總管府長史穆頗佐貳戚藩甚得裨贊之譽

蕭圓爾德中為太子少傅以耽在師傅調護是職乃作少傅箴
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

鄭惲為太子宫尹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
廢太子而立秦王由是太子常不自安其後詔太子西征吐谷
渾太子乃陰謂惲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信上臣也今吾此
行得無扶蘇之事惲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勿為
他慮太子然之

隋裴政為太子勇左庶子多所規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
皆以委之

唐孔穎達為右庶子皇太子承乾始自幼小太宗今穎達專事
讀書穎達性真正每讀書至可規誠必反覆引諭然以卑居侍
奉意頗狎之雖心有不平而免於憎忿時左庶子于志寧又愛
詔輔導承乾志寧止色直遵道所補益撰諫苑貳拾卷以進承
乾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疋黃金一斤以勵承乾之意仍
遷志寧為詹事

王珪為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王問珪以忠孝答曰陛下以王之
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母盡孝忠孝之道可以
立身可以成名當年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業王曰忠孝
之道以聞孝矣願聞所昔珪答曰漢東平王蒼云為善最樂
太宗謂近臣曰古來帝子生於宮闈無不驕逸及其成人是以
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戒久
驅使是所諳悉以其意存忠孝選為子師爾宜語泰汝之侍珪

如事戒也可以無過恭每為之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物宜善
之蘇幹少以明經累授徐王府記室叅軍王好畋臘幹每諫止
之劉憲睿宗景雲初為太子詹事玄宗在東宮留意經籍憲因
上啓曰自古及今皆重子學至于光輝盛德發揚今聞安靜身
心保寧家國無以加焉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絕人之才豈做尋
章摘句蓋資畧知大意用功甚少為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
棄晷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寮之望侍讀褚無量明經
行侑者年宿望時賜召問以察其玄宗甚嘉納之
褚無量為國子司業景雲初玄宗在春宮無量監皇太子侍讀
嘗撰意善記以進之太子降書嘉勞賚絹四十疋

講習

夫先王教之子建師保之職申誨諭之道莫不先之以禮樂導
之以典法使其近正人聞之正言達古意而式古訓化與心矣
會習與性以成然 德智長而治道得失漢氏而下學術尤盛
名儒碩生乘時兼出乃有奉持素業入叅講議敷暢經旨進對
晏說以師道而自處蒙昧之貌殊苛博約浸潤以敦乎藝文切
磋琢磨以成乎德範自非誦說有法進退可度秉踐 善行
富博古之多聞疇以克是選哉

漢瑕 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甲公為博士武帝時江公
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納於口上使與
仲舒議不如仲書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
董生於是帝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是由公羊大興

太子既通復私聞穀梁而善之

歐陽地餘其先歐陽生事伏生肥而寬寬授揚生子世世相傳地餘宣帝特為太子中庶子授太子

蕭望之為太傅以論語礼服受皇太子

張禹元帝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今以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

孔霸事大傅夏侯勝傳尚書之學為大中大夫授太子

鄭寬中有雋材事夏侯大傅尚書為太傅士授太子

後漢桓榮門徒常四百餘人何湯為高明帝始立為皇太子

選求明經乃擢楊為虎賁中即將以尚書授太子光武從容問

湯本師為誰湯對曰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為甚善之

拜為議郎

劉昆受施氏易於戴賓光武時代杜林為光祿勳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諸小侯位十餘人

包咸習論語舉孝廉為中郎建武中人授皇太子

鍾興授嚴春秋明帝時為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

復音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授章句召訓習韓詩

至章帝時授左中將入授諸王

魏應習魯詩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

蜀尸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太子

太子後主也

吳張休字叔嗣大帝以子登為太子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

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請還以授登

林弱冠與

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

晉徐邈為中書侍郎武帝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俊以邈為前衛率領本郎大中正授太子經帝為邈曰雖未勅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不復尊以為師故常有云阮放字思度為太子中舍人廷庶子時雖戎居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說老莊不及軍國之事明帝甚及愛之

鄧殷以儒學嘗授太子詩

庾卽為中書卽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

宋何承天為率更令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中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為執經

蔡茂之侍廬陵王義貞讀書官至彭城王義康驃騎從事卽南

齊伏曼容字公儀武帝永成初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土儉為少傳文惠太子於崇政殿講孝經儉令摘句大僕周顥撰為義跡

梁何佟之初仕齊明帝建武中為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張機為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每有降集必使召之及

寇逆於圍城之中猶侍哀太子武德後數講老莊

庾黔婁為尚書詮部卽廷中軍長記室參軍東宮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講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逐日為太子講五經義

賀革為湘東王府諮議勅革講祭禮

顧曰聰惠有口辨說毛氏詩傍通異議解褐揚州議曹吏兼太

子左衛丞越於禮義精妙尤善持論與會稽賀文發俱以為梁南平王偉所重引為賓客尋補五經博士遷國子博士世祖即位除始興王諮議參軍侍東宮講讀世祖以教為厚加之許懋年十四入大學領師說尤曉故事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讀于崇明殿僕射江祐重之號為經史笥

陳沈文同文帝時為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

沈德威篤學無倦遂治經業天嘉元年徵出都侍太子講禮傳王元規為鄱陽王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宮引為學士親授禮記左傳來服等儀賞賜優厚國子祭酒親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啓講執經時論以為榮姚察入隋

為員外散騎常侍又勅侍晉王讀講煬帝初在東宮數被召見訪以史籍

徐孝克初為散騎常侍臣亡入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宮講禮傳

後魏梁越國為禮經博士太祖以其謹厚舉動可則拜上大夫會授諸皇子經書

谷洪少受學中書太武今洪入授太子經位至尚書

李郁字承穆為廣平王懷深相禮遇特學士徐遵明教授山生徒甚盛懷徵導明王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無遺

劉芳為中書侍郎與刑產入授皇太子經廷太子庶子從駕洛

陽自在路及旋京師常侍坐講讀

高允為秦王翰博後勅以經授恭宗甚見禮待

孫惠蔚自宣武在東宮為博士侍讀及世宗即位之後 在左
右敷訓經典自侍從僕射遷秘書丞

董徵為四年小學博士後武詔徵入遂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
經乃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王汝南四王

盧辨孝武時為太子少傅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脩之禮受業
於辨

北齊馮敬德世祖時為後主擇師傳為侍講後主既不好學敬
德侍講甚踈時以春秋入授

後周樂遜為大尉李弼府諮議參軍太祖召遜教授諸子在館

六年與諸儒分經授業遜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

左氏傳辛慶之以經明行脩與盧誕等教授諸王

斛其徵為司樂中大夫高祖以徵治經有經法詔令教授皇太

子宣帝時為魯公與諸皇太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禮受業
於徵乃並吸徵為夫子儒者榮

隋元善洛陽人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初仕後周武帝甚禮之
以為太子宮戶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

楊汪字元度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初仕周翼王侍讀王甚
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尤深孤之穆王也

唐孔頴達武帝中為秦府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陸德明
為秦府文學館學士命中山王承乾從其授業

馬嘉建武德中為崇賢館學士與洗馬秦曠等侍講殿中恩禮甚渥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縣丞宛州都督記王真深禮命其子東平王績從元感受學

蕭瑀為太子太保貞觀十七年十一月甲辰誕皇太孫太宗幸東宮謂皇太子曰爾國之儲二府藏是同金玉綺羅不足為賜但先聖典籍可為鏡誠耳因賜尚書毛詩孝經各一部瑀跪而言曰臣道德才術無一可稱徒犬馬膠當之年求舊舉而擢其朽質以保儲皇塵路之資實漸無効五經義訓臣頗聞之今所賜書請陳其要大宗許之瑀乃先說孝經次述尚書末叙毛詩咸舉其要旨申明義趣可為深誠之皆委曲言之太宗太悅以為保傳得人

高智周高宗時為蘭臺大夫時孝敬在東宮智周與司文節中郝古司經大夫王真儒等俱以儒學受教詔為侍讀

吳文權為道士以儒學善教誘童孺大歷中代宗召入宮太子及諸王常授經藝

王起為皇太子侍讀文宗開成二年正月詔起及夷行陳再入長生院對皇太子講讀劉仲武橋庶十對讀王講讀二月起詔夷行三入長生院對皇太子講讀仲武庶八入內見諸王受書三月詔起夷行五日一入長生院對太子講讀仲武間曰入對諸王授經四月甲午朔皇太子於長生殿對陳起夷行諸王仲武

冊府元龜
竇宗真為秘書少監開成二年七月以宗真為太子侍讀三年
七月詔宗直及周景復令每遇雙日入對皇太子九月入詔宗
直敬復依前隔日入少陽院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一十

東晉書 卷之九 謝安傳 謝安嘗謂人曰 吾嘗聞之 一室之內 以字為太子 則謂之子
七月 詔宗直及周景 復命 每遇 聖日 入封 皇太子 此 及 入 詔 后
直 故 復 依 前 詔 入 火 陽 院

新刊 皇本 冊府 元龜 卷之七百一十



